江漢集 七

神道碑

江漢集卷之十三目錄

神道碑

使忠愍林公神道碑銘 幷序

江漢集卷之十三

神道碑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領集賢殿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傅文敬許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許氏世家慶州河陽縣自康安始見於譜後七世大將軍裕以淸嚴爲世聞家公大將軍之玄孫也曾祖諱綏判典客寺事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曾祖妣安氏 贈貞夫人祖諱允昌都官正郎 贈崇政大夫贊成議政府事祖妣李氏 贈貞敬夫人考諱

貴龍開城尹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
妣李氏　贈貞敬夫人都官外祖文成公安先生裕
得孔子以下七十弟子像始修國學置奴婢春秋釋
奠故都官習於俎豆知節文馴行方正有外祖安先
生風自王氏時士大夫皆宗浮屠而許氏獨上儒術
好禮儀錄都官始公諱稠字仲通幼師事權文忠公
近彊學有文　康獻受命充左補闕知製　教改奉
常寺丞居六年遷成均館典簿　恭定即位入司憲
府爲雜端坐言事貶補判官完山府未幾召拜吏曹
正郎遷內書舍人又以事貶知寧越郡事明年遷直

集賢殿兼 世子左文學改敬承府少尹明年遷直
藝文館以司憲府執義從 世子朝京師充書狀
官 世子還以右輔德判司贍寺事趙文忠公浚下
巡軍獄公坐繫流于春州居數月 下教特釋授敬
承府尹遷禮曹左右參議兼儀禮詳定提調遷入吏
曹爲參議改兵曹陞漢城府尹明年以禮曹參判兼
藝文館提學奉常寺提調出爲開城副留後兼京畿
觀察使 莊憲即位由恭安府尹陞禮曹判書居四
年改參贊議政府事遷拜爲吏曹判書居六月復拜
參贊兼 世子賓客宣德元年復入吏曹爲判書居

三年陞判中軍都總制府事進贊成議政府事復入吏曹爲判書明年判中樞府事改兼禮曹判書正統三年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陞左議政領集賢殿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傅自洪熙宣德以來 天子明聖海内無事 莊憲踐阼三十年敬承 皇朝擧賢材以弘至治公家世篤於儒術嘗欲隆庠序之教肅名分正喪祭屛斥浮屠遵守古制故自補闕至爲相朝夕諷議未嘗不先明治體黜去權數一切出於先王之政也於是乃修續六典固勸人 王專任使寬刑罰止絶諛佞爲 國家萬世之

慮與 皇朝俱饗太平人皆謂 王佐之才也初成
均不立學舍公上書曰學者春誦而夏絃古之制也
然 國家不立學舍則學者雖欲絃誦不可得也
莊憲乃命立學舍公又言古者聖王立四學以教禮
樂令 國家旣立太學宜 下教又立四學使學者
皆治禮樂 莊憲從之又命有司立四學民有上書
告其縣令之犯法者公啓曰禮者防民以章其尊卑
之分故記曰貴賤有等此之謂也今吏民疾其縣令
得一瑕釁輒告之苟無其防君不得而畜其臣父不
得而畜其子不可以不嚴其防也 莊憲下教凡吏

民告其縣令觀察使者皆抵罪 恭定薨議羣臣服
斬衰三年既葬釋衰公駁曰君喪苴絰菅屨自 世
子達于卿士是君臣同服斬衰也今 聖上慈孝篤
至冠繩纓以終其制而羣臣服衰五月纔卒哭乃服
吉服可乎請令羣臣陪祭 原廟皆衰絰以終三年
之制 教曰可明年四月 天子遣內官劉景禮部
郎中楊善 賜祭使者入臨 廣孝殿見百官皆服
衰絰陪 王祭謂祝曰是中於禮矣初諸功臣爲
恭定就浮屠寺設經齋名曰水陸公啓曰禮大夫不
敢祖諸侯今諸功臣雖自謂忠於 國家安敢以浮

屠之禮饗　先王平宋福寧殿設水陸翰林學士作
齋文非禮之正也況功臣設　先王位於下壇何其
褻也夫壇廟祭祀之禮有正制不可踰也今　殿下
方嚮儒術罷經行僧獨功臣猶爲　先王設水陸豈
不惜哉　上稱善命罷水陸議者請改婦人服公以
謂儀禮女次純衣纁袡次者髲也純衣者絲衣也纁
袡者裳下緣襈也言純衣而不言純裳者純衣之下
纁袡爲裳也亦明矣然則女服純衣而纁袡合於古
制也臣奉使嘗過闕里見孔壁有婦人圖像純衣纁
袡如　本朝婦人之服此古制猶可徵也今不當改

上以爲然遂不改婦人之服叅賛金漸勸　莊憲親引獄囚而審覈之公駁曰王制司寇聽之告於王王命三公叅聽之三宥然後制刑故王者分職授官各有攸司周官曰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此之謂也今叅賛請引獄囚親決之不顧治體將焉用有司爲哉莊憲曰卿言是也漸又言萬幾之務宜自總攬固不可委之臣下公駁曰古之明王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說命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此高宗勞於求賢也畢命曰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此康王逸於任人也故君之於臣也任則勿疑疑則勿任今

殿下宜擇大臣俾率六卿而責其成顧不當內挾權數下行臣職也 莊憲曰善漸盛怒公色益和辨說從容以折之 莊憲以此知其賢初公請立久任法集賢殿以爲不便公盛言虞舜任賢以治天下而三考黜陟幽明爲其要此九功之所以敘而九歌之所以成也今臣請立久任法議者喧然或以爲有害於民或以爲 先王之法不可改異言蜂起願 殿下行臣之議主錢穀者三年郡縣六年久其職然後考績以明黜陟 上命公立法精密堅守不變中外晏然萬民樂業而官吏奉職益謹公以爲自古國家立

法輕者其命遲立法重者其命速命之遲速惟在於法之輕重今 國家受命百年行仁義不上刑罰然立法猶有重者非所以宣養國脈也乃定六典凡罪人非逆惡者毋收孥不緣坐者兄弟子孫宗族姻婭皆不錮諫官侍從士大夫坐事當杖者皆聽贖峻刻之政無不掃除刑罰始平而 仁德施及無窮公力居多知申事安崇善等請作樂章歌 聖上守文之德公乃與孟文貞公思誠等爭曰周頌昊天有成命與執競篇皆康王以後之詩是周公作樂歌詩未嘗美成王之德也漢高帝初作安世房中歌武帝又作

象載瑜及天馬詩唐太宗作七德舞是美當世也然
王者建中和之德作歌舞以遺萬世豈可遵漢唐故
事乎請以周頌爲儀則 上納其言命館閣毋頌當
時作樂章公嘗明 國家利害不求近功不務小仁
初 莊憲命判中樞院事崔潤德征李滿住於婆豬
江公諫曰滿住桀黠之種也世世結黨以報其怨罪
當伐然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之賜鈇鉞然後殺之
今 天子不命之征則滿住雖有大罪烏可伐乎已
而潤德入婆豬江掠其人口滿住遁 天子聞之即
賜勑悉還人口忽剌温陰結滿住侵北邊 莊憲下

教招撫之公又諫曰忽剌溫各分散無以覊縻且
天子置建州衛屬之外徼今　殿下義無私交豈宜
使人招撫哉後二十年　天子遣使忽剌溫得董山
招撫之跡乃命刑科給事中陳嘉猷　賜勑戒諭對
馬州倭奴商賈數千人雜居海堧諸郡縣出入無常
公啓言倭奴陰狡有野心伺國之釁久矣今不斥逐
而慈育之俾安其巢安知羽毛之不長成也　莊憲
下教發還之後百餘年倭奴歲居東萊館爲　國家
患士大夫至今服公之能遠慮也公兼禮曹嘗引疾
乞骸骨歸　上不許特遣内醫往視之存問交道及

爲相上劄請免又不許命賜几杖明年疾革請見都承旨 上惻然命都承旨金墩往視公屛左右與墩語 國家重事未嘗一言及其私卒于正寢享年七十一訃聞 莊憲率百官擧哀輟膳罷朝三日賜弔祭謚曰文敬公始以辛禑九年進士爲中郎將擧丙科補典儀丞入 本朝見知於 恭定始拜吏曹正郎時 恭定嘗閱文臣簿見公之名 下教曰吏曹得人矣遂授之 恭定親狩令郡縣置講武場公流涕爲 恭定言曰講武雖不可廢然 殿下馳騁原野猛獸幾何其不犯羽旄也 恭定感動遂止

狩嘗謂　莊憲曰許其眞宰相也其後　莊憲侍宴
離宮　恭定以手拄公肩顧謂　莊憲曰此子柱石
也公在　朝多所補益嘗建議存恤舟師減平安郡
縣田租省畿輔貧民徭賦又請置修城之官先築濱
江七鎭城皆見施行公爲人淸愼端重雖倉卒不失
繩墨好學問日誦中庸大學書尤精於禮自　太廟
社稷城隍山川祭祀之事朝聘賓客蒐狩軍旅視學
釋奠養老乞言之制至士庶人冠昏喪葬鄉射鄉飮
之儀一皆考正翕然合於周官節文獨貢擧猶襲唐
制公慨然言於　莊憲請先經術後辭章作成人材

上未及改貢舉法而公已卒矣然學者知好經術而
子諒純粹正直高明之士作實由 莊憲與公表章
之功也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是之謂歟公以
正統四年冬十有二月壬寅卒明年春三月庚申有
司具儀衛葬于原平府北向陽里之原景泰三年配
享 莊憲廟庭娶寧海朴氏大司憲經之女生子二
人女三人子長曰詡參贊議政府事坐金宗瑞死謚
爲貞簡次曰訥良醞署令女長適弼善崔有悰次適
平山府使鄭箴次適正言尹彌堅貞簡公生子三人
長曰慥次曰憺次曰惇良醞生子一人曰敬同曾孫

以下若干人景源先祖翼成公與公同時相　莊憲爲國元老及旣卒俱配於　廟故景源慕公之德而不敢忘也今年秋公十二世孫某等以故藝文應教南公秀文所爲誌表乞銘于碑景源再拜不敢辭遂爲之銘曰

顯允許公旣亮且直率履有繩型仁有墨昔在宣德輔我　莊憲正色山立其言侃侃　莊憲曰洛修予五禮制度休明惟汝是啓　莊憲曰咨屬予六典律令寛綽惟汝是譔凡百君子各專官守吏安其位民樂其畝上下有秩節文孔懿　王朝之儀自公始備

苛政旣除四方永淸 國步無疆由刑之平維時三
楊爲 帝保衡考其賢能孰與公爭公居相府仍乞
骸骨治成告老其志則哲念余先祖與公同時銘公
之墓先祖是思

輸忠奮義翊贊景運開國功臣輔國崇祿大夫
門下侍中贊成事同判都評議司事兼判刑曹
事判義興三軍府都節制使靑海伯襄烈李公
神道碑銘 幷序

洪武二十有五年 康獻卽位策輸忠奮義翊贊景
運開國功臣襄烈李公爲靑海伯加輔國崇祿大夫

門下侍中贊成事判刑曹事公固辭歸于北靑留不返建文二年 恭定特拜右侍中遣承旨召之不至恭定猶賜功臣祿以終其身四年夏四月癸亥卒于北靑 賜吊祭輟朝二日永樂八年 命配享 康獻廟庭公諱之蘭字式馨北靑人也初諱豆蘭姓佟氏入 國朝賜姓李氏曾祖浮海入元以功封五千戶至公皇考諱雅遠仕女眞官至征西大將軍公旣貴 贈補祚功臣領議政府事初征西在女眞時有大星垂于井甃望氣者曰此啓明也其下必生魁傑人已而公生及旣壯爲人勇敢善騎射元至正中

康獻從征古匡城 懿妃崔氏夢老人來言价江有射者伯王之輔也會公射鹿价江上 康獻一見大奇之結爲兄弟以 神德王妃康氏兄女妻之每出師必與公俱公由是知名朔方幸禑西狩至大寧命武臣射以白金二寸爲之的 康獻射輒中其的禑甚喜公白 康獻曰神武何示之遽邪 康獻以是多其智蒙古丞相納哈出率數萬騎入洪肯公引兵踰咸關嶺大戰良久乃收兵明日又與納哈出戰于哈蘭大野中納哈出揮稍直前 康獻陽北納哈出令敢死士追之幾及 康獻垂身若墜馬仰射其腋

公夾擊之納哈出望見 康獻乃注矢 康獻起立
馬鞍上矢出胯下公又突前捍衛之納哈出知不可
敵卽遁去倭奴夜襲江都城殺府使金仁貴由窄梁
入昇天府中外大震禑率妃嬪欲出奔兵衛環立闕
門外公從 康獻自海豐疾趨昇天有銳將踰白馬
山犯公陳公乃抽矢射殺之倭奴遂遁未幾樓船五
百艘入鎭浦屠燒郡縣又入湖南陷雲城屯引月驛
康獻諭公曰湖南千里之塗死者相枕爾力戰以洒
此耻公整兵馳至鼎山倭奴將引稍直躡 康獻後
公躍馬疾馳大呼曰請視後 康獻回身未及視公

已抽矢射其將立殺之阿其拔都年僅十五勇冠諸酋倭奴推爲上將軍　康獻命公生得之公曰不殺必傷人因趣戰阿其拔都著重甲不見頸面　康獻諭公曰我中其冑爾中其面阿其拔都可殪也旣而康獻中其冑墜之馬下公乃射阿其拔都竟殺之於是倭奴皆大哭棄兵遁去女眞將軍胡拔都率四萬騎入端州公方居母夫人憂　康獻使人言於公曰社稷將危爾雖在憂服之中爲予起復擊拔都可乎公哭且拜遂從行　康獻以公爲先鋒與拔都戰于雄城大破之拔都亡去　康獻曰李某臨陣勇敢無

出其右也端州既平公釋甲以終母喪青松伯沈公德符禦倭奴于中門嶺敗績倭奴遂屯兎兒洞 康獻率師至哈蘭部署諸將選精兵伏於山中公乃與趙英珪等百餘騎按轡徐行倭奴怪之不敢犯已而康獻令出戰公遂先登引致之倭奴直犯 康獻陳於是 康獻陽退兵入于伏中乃反兵射殺倭奴公又躍馬馳擊之伏兵且起倭奴軍無不披靡自咸關至牛頭山三十里僵尸蔽野當是時公以勇敢雄朔方蒙古諸族皆慴伏倭奴亦遁五十年不敢窺邊故康獻佐命之臣公名最盛辛禑出師犯遼東以 康

獻爲右軍都統使公爲元帥發浿江次于威化褟遣
金完賜璽書趣令進兵　康獻諭公曰脅三軍而犯
天子此悖義也與其得罪於天下曷若班師以安一
國之元元乎公對曰　天子誠不可犯也師不度遼
爲正也於是　康獻遂班師國人大說益陽伯鄭先
生夢周見王氏社稷將亡內憂傷與金震陽謀竭力
以扶王氏　恭定置酒益陽伯悲歌自誓諸將勸公
擊殺之公正色曰益陽忠臣吾何忍賊害忠臣以自
陷於不義哉其後高呂趙英珪等殺益陽伯而公不
與也　康獻開國命公爲都兵馬使鎭朔方風諭女

眞而綏來之女眞皆願爲國民服征役納租賦無敢後期數百年被髮之俗始襲冠帶由長白抵訓春江千餘里皆入版圖公之功也初策功臣 賜公鐵券公稱疾閉門不出諸公卿爲之嗟歎 康獻夜宴于新宮召功臣飮 命伶人歌文德曲 諭公曰寡人之至於斯卿等之功也公謝曰章大義以基天命殿下之德也臣何力焉其後 康獻遣近臣召入卧內問羣臣諸將賢不肖公因言鄭道傳姦必不令終及公旣歸道傳誅始知公之有先見也 恭定嗣位以公能辨道傳姦又策推忠秉義翊戴定社功臣靑

海君公旣卒又策奮忠効節同德佐 命功臣謚曰
襄烈公容貌靜和端麗如婦人及爲將威震四方其
大節不可奪也歸北靑十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二以
其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府東晏臺之原配象山郡
夫人谷山康氏禮儀判書普戴之女郎 神德王妃
兄女也有子四人曰和英判刑曹事曰和尙判工曹
事曰和美判漢城府事曰和秀禮曹叅判玄孫挺豪
以修撰論金安老坐貶死七世孫僉節制使希唐先
登擊倭奴死于白塔靖社功臣忠壯公重老討李适
死于豬灘希唐子出身三立禦敵于鶴浦亦能死之

豈皆有公之遺風歟公自朔方從　康獻爲諸將首
百餘戰北逐蒙古南挫倭奴懷柔女眞闢地千里能
守義不犯　天子不殺忠臣可謂賢矣然去就出處
之際其志微人莫之識也當　恭定之遣承旨也公
預聞承旨之來招浮屠持刀以待及承旨入宣　諭
書公冠帶拜而受之卽庭中焚其冠帶因斷髮唯存
其髯嗚呼名果可逃耶豈髮不斷不可以逃其名耶
百世之下其必有知公之志者矣公苗裔慶遇益新
枝植等謀所以立碑於墓者今年四月枝植等以北
靑府使某侯之書來乞銘銘曰

桓桓襄烈奮于朔方佐我 康獻戎旅是揚 康獻
聖武寔天所降翟征四國惟公之從公伐山戎烝徒
捷捷羣醜稽首莫不震讋公伐島夷彤弓有煒殲彼
大首奏功不遲北邦既靖南土旣寧厹矛龍盾有駿
其靈彼幸不庭于遼進師公曰 天子不可犯之益
陽矢殪將加以刃公曰忠臣如何不憖惟公秉心質
彼明神顯顯其義赫赫其仁金鉞所臨女眞來王懷
柔千里廣我昄章公有大勇匪直也戰舍彼朱芾曾
莫之戀 恭定嘉之徵公于野皇皇 璽書竦動里
社公拜受書乃焚朝服乃斷其髮乃絶爵祿北山巖

巖潰水瀰瀰休矣明哲令聞永垂從食太廟𦵏澤孔長我作銘詩刻示菸菸

唐故奉常正卿平壤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新羅國上將軍金公神道碑銘幷序

景源旣爲慶州尹明年三月其長老柳宜健等來告曰有唐奉常正卿平壤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新羅國上將軍金公葬在西嶽原舊有大碑咸亨中立于墓隧而石刻歲久剥缺其功德令不可考諸士民各出其財更具石欲得當世之有文章者爲之銘辭今夫子來爲州尹宜健等敢以爲請謹按金公諱庾信

杞谿人也曾祖仇亥金官國王祖武力新州總管獲百濟王及其將斬萬餘級父舒玄梁州都督安撫梁州諸軍事公年十七見百濟與高句麗侵軼國疆慨然有削平二國之志武德中都督率師數千人伐娘臂城師大敗死者甚衆公怒馬拔所佩劒跳深坑擊高句麗斬將軍提其首而還都督見之遂乘勝斬五千級生擒千人城中恐懼皆出降公由是名聞三國初百濟兵入梁州公子春秋所愛女與其夫品釋死之公子欲乞平壤兵以報百濟爲公言曰春秋聘于高句麗若見殺則子來救乎公奮曰公子不還則庚

信請率精兵入東門踐高氏之庭不如是則何以復見公子乎春秋大悅卽噬指與公爲盟入高句麗六十日囚于獄中不得還公募勇士三千人慷慨語曰公子入高句麗爲所囚爾三千人其可不沫血蹈難乎衆皆曰敢不從令遂建議伐高句麗會諜者浮屠德昌告高句麗曰庾信建議將出師以救公子高句麗厚禮公子而歸之貞觀十八年公爲上將軍伐百濟拔其七城居四月百濟盛兵屯界上謀犯王城王大恐命公趣行公繕兵卽日西征其妻子皆出門外以遲之公驅馬不顧而去及至界上百濟人望公兵

衛不敢犯於是乃退公子歸自高句麗入唐乞師太
宗皇帝曰聞爾國有庾信者爲人何如公子對曰庾
信雖少有才智然寡國不藉天威則百濟豈易除耶
太宗曰新羅忠順誠君子之國也乃詔將軍蘇定方
帥師二十萬往征百濟是時公在梁州軍飲酒作樂
若無意於軍事州人謗之曰三軍晏居日久騎有餘
勇步有餘銳可以一戰而將軍恒醉奈何公聞之知
民可用請伐百濟以報梁州之役王許之公遂簡兵
入百濟百濟以卒逆拒之公佯北至玉門谷伏兵發
擊其前後大敗之獲百濟將軍八人斬一千級乃遣

使者告百濟曰忠臣品釋及其妻烈女金氏死於爾國埋骨獄中者七年矣今爾國將軍八人爲我所獲匍匐請命庚信以鄰國之義不忍殺之今爾國發一使者送死者二人之骨易生者八人可乎百濟仲常言於王曰骸骨留之無益可以送之乃函品釋夫妻之骨以歸之公立遣將軍八人還百濟明日乘勝拔百濟十有二城斬二萬級虜九千人未幾又入百濟境拔其九城斬九千級虜六百人論功進上州行軍大總管公子春秋歸自唐以定方兵二十萬來攻百濟語公曰春秋生還本朝復與公相見於此豈非命

邪公對曰庚信仗國威靈與百濟交刃而戰拔其城
二十有一斬首虜三萬九千六百人使品釋夫妻之
骨得反鄉里此天也吾何力焉公子終身感其義二
十二年百濟兵入石吐城公分其軍爲五道以禦百
濟有水鳥飛過公營諸將士以爲不祥公謂衆曰今
夜必有百濟人來諜者堅壁毋動待明日援兵大至
而後戰諜者聞之告百濟百濟將軍殷相等疑有援
兵不敢擊於是公自道薩城出旗趣戰五道兵前後
合攻殺將軍殷相等十人虜將軍正仲等百人斬其
卒八千九百八十人獲馬萬匹將軍正福以其兵一

干來降皆釋之永徽五年王薨無嗣公言於朝曰公子春秋當立羣臣皆曰微將軍孰建大策乃迎春秋入即位三國翕然稱賢王明年秋公伐百濟告于王曰百濟無道其暴虐甚於桀紂此王者伐罪之時也王以爲然顯慶五年大興兵將伐百濟會天子詔大將軍蘇定方率樓船軍十三萬次德物島遣使者文泉來告王乃與世子法敏出南川以公及眞珠天存爲將軍具船百艘載兵士會定方軍于德物定方謂世子曰世子陸行以七月十日會于百濟城世子來告王率將士至沙羅定方軍入依伐浦海岸泥濘不

可行乃布柳席以出軍圍百濟城公潛師奪扶蘇山
百濟亡公功居多天子下詔褒嘉之定方謂公曰吾
欲分百濟之地爲公食邑何如公對曰大將軍以天
子兵滅百濟報下國之讐慰寡君之心寡君及一國
軍民蹈舞不暇而庚信乃受食邑以自利非臣義也
遂不受定方以是知其忠龍朔元年定方率師征高
句麗公從戰次于南川百濟王從子福信據公瓦城
遮三軍不得直前公進兵薄于城下遂圍之未幾城
陷公於是引兵而前王遣使迎勞定方於平壤定方
曰定方受命涉大海入高句麗艤舟海門者踰月矣

軍不至糧食且絶定方烏得以不歸乎王患之公流涕曰國家有事臣雖死義不可避請入平壤從唐師一戰而死王大喜執公之手且泣曰得公賢弼寡人可以無憂矣公旣受命卽閉戶焚香齋戒然後行士卒感動明年正月入平壤至七重河諸將懼莫肯先登公揮戈先自乘船遂渡河兵威甚盛糧道不絶抵蒜壤與諸將誓曰庚信旣滅百濟又進兵千里渡河者欲藉天子之力滅高句麗願諸將翕心一力破平壤以奏成功諸將皆曰敢不遵將軍之命至獐塞會天大寒公露肩策馬前驅士無不努力赴敵皆流汗

不知其寒遂踰險次于楊隩公先使庻子軍勝入定方營餽軍糧定方大喜高句麗陰遣精兵伏瓢河伺公渡岸公軍少乃積柴草夜燃之使煙火百里相屬以桴鼓繫于牛尾而搖之牛驚走桴鼓俱鳴高句麗遂不敢犯公既渡岸分諸軍擊高句麗大破之斬萬餘級虜將軍一人而歸後八年公弟欽純入平壤將行從公受方略滅高句麗王教曰庾信率師平二國功績茂焉其尋食邑五百戶賜輿杖上殿不趨天子遣使冊平壤郡開國公詔公入朝不果行百濟既亡其大夫黑齒常之暹受信葆任存山復百濟二百餘

城公治軍凝然不動出奇計援劉仁願以平之後九
年公寢疾病王臨問爲之泣下曰卿疾如不可諱於
社稷何公對曰臣愚不肖賴殿下用之不疑故得成
尺寸之功今三國旣爲一家可謂少康然自古繼體
之君鮮能有終願殿下踈遠小人親近君子使基業
垂于無窮則臣死亦無憾矣以咸亨四年七月一日
卒于正寢享年七十九訃聞震悼命有司賜帛千匹
租二千石賻恤其家葬之日特賜鼓吹一百人以備
軍樂又賜民戸守其墓後贈王爵謚曰興武公機明
不出里巷而能知鄰國之事嘗夜徐步出門外有男

子自西而來公心知平壤諜者使之前曰爾國有某
事乎諜者震怖不能對公正色曰吾王仁聖上不違
皇天之命下不逆丘民之心爾往告爾國君臣無勞
游士行諜爲也諜者遁去高句麗聞之大驚曰庚信
神明不可輕也公爲將二十四年能下士得其死力
蘇定方圍高句麗旣七月軍中食盡將班師公憂之
與步騎監裂起語曰庚信載糧以行汝先告定方軍
中毋令班師裂起遂從仇近等十五人抵平壤言庚
信轉輸而來定方悅遂不班師金官太祖曰首露自
漢建武十八年王金官國至仇亥降于新羅其後子

孫仍三世爲名將家公夫人新羅金氏武烈王第三公主也生子五人長曰三光天子召爲中郎將次曰元述次曰元貞次曰長耳次曰元望庶子一人卽軍勝石門之役將軍義文力戰死元述亡走不能死公言可斬元述慙莫敢請見及公卒請見其母金夫人金夫人怒曰爾旣不得見爾父吾焉得爲爾母乎卒不見之諸宗族皆服其嚴公當三國交爭時以上將軍兼百濟幷高句麗百餘戰威震天下然不遇武烈之明則流言終必間之公安能成其功哉王氏時門下侍中金富軾爲公列傳多傳會不足考信今景源

銘公之石惟叙公之所以得君與其武烈之所以任公
者詒于後世其銘曰
暨暨金公都督之子總帥之孫其猛如兕天立三社
兵張不弛父征子戍繹騷千里公哀斯民矢一土疆
結髮取旗武震四方公子西聘幽于圜墻公請移師
于湨之陽公子乃還入覲天邑帝感其忠德音撫輯
公乃定策公子是立有赫玄鉞天誅斯急扶蘇業業
王旅來蹂鞹鞃孔奭鳥章厹矛介胄弓矢克復王讐
不受食邑義聞皇州敦彼蘇壤誓我六師天寒肩瘃
流汗中達鼓聲在尾萬牛驚馳終取王險由公出奇

二邦既定維公之功帝降誥命冊兹上公西嶽有墓其碑維豐守臣銘之用勸元戎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　贈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延陽君文清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萬曆六年十月癸未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　贈左贊成文清李公卒于咸陽公諱後白字季眞其先日茂初事唐爲中郎將從蘇定方平義慈留事金氏家海皐海皐於今爲延安故子孫遂爲延安人曾祖諱琡瑊事　成廟爲某道觀察使祖諱世

文官至 某陵參奉 贈吏曹參判父諱國衡 贈
議政府領議政母曰林氏 贈貞敬夫人公生九歲
喪父母鞠於伯父諱某家少明敏嘗從李芑學辭章
數日輒歸人問之公對曰芑之中心雖毫髮一皆秘
之不欲人知君子之心豈如是邪遂與芑絶芑之徒
有爲衛社功臣者聞公讀書浮圖寺欲往見之公輒
移棲以避之峒隱先生李公義健常稱之曰誠莊士
也年二十七成進士嘉靖三十四年擧乙科權知承
文院副正字選入 世子侍講院爲說書改承政院
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遷兵曹佐郎入司諫院爲正

言改 世子侍講院司書選授吏曹佐郎陞拜正郎
移兵曹已而薦入議政府爲檢詳遂遷舍人由司諫
院司諫入弘文館爲應教 賜暇讀書公少從崔公
慶昌白公光勳爲歌詩名重當世及 賜暇常在湖
堂與諸學士課文章諸學士見公歌詩皆以爲不可
及也隆慶元年 莊皇帝遣翰林院檢討許國給事
中魏時亮頒 詔書公以弘文館典翰充遠接使從
事官 宣廟即位擢承政院同副承旨未幾拜參知
兵曹初文純公李先生召至 王京擢議政府右贊
成小人金鎧内不平譏文純公甚切公與奇文憲公

大升怒詆之及鎰進爲大司憲乃啓言今之儒林矯激喜事臣竊憂之昔文正公趙光祖得罪 朝廷者皆由於矯激之徒釀成其禍也願 殿下痛加裁抑鄭文清公澈曰此金鎰中傷李某奇大升也卽求對爲 上言曰金鎰熒惑 聖聰安得不嫁禍儒林邪上大怒曰鄭澈過矣鄭公對曰雷霆雖嚴臣言不可以不盡因言鎰熒惑之罪 上竟黜鎰削其官爵已而公拜司諫院大司諫又入兵曹爲參議改承政院都承旨公爲人清愼有守在政院終日端坐容貌嚴毅不可犯 禁中肅然掖庭人無敢闌語後宮女侍

輒相戒曰李某爲都承旨毋使語聲出於外公以是久居政院文忠公朴先生淳告于 上曰曾子所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李某是也五年舉文臣庭試第一擢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入司憲府爲大司憲遷吏曹參判兼藝文館提學六年大饑命畫工爲流民圖 諭公曰赤子流離之狀予甚愍之爲此圖列於内屏卿賦詩以警不德公於是爲詩十篇投進之萬曆元年充奏請使如 京師請正國系是時 天子新卽位勅大學士修 世宗皇帝實録禮部尚書陸樹聲感公之請卽具奏乞載 實

録因又入續修會典 詔曰可冬使還 上嘉其忠命特陞嘉義大夫明年 上問大臣誰可爲刑曹判書者大臣對曰李某可遂 特授刑曹判書以事免又明年 上以公爲咸鏡觀察使金公繼輝爲平安觀察使將行文成公李先生言於 朝曰李某金繼輝兩人不可去 朝乃上劄曰李某金繼輝明於典章達於時務宜留之爲 朝廷用 上不從居二年召拜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公在銓不受私請雖故舊數徃見之輒不悅有族人徃見求官公正色出示枕上孝廉簿其族人亦在簿中公歎曰錄子之名

久矣使子不言吾可以擬於官也其族人大慙而去
每注擬遍問郞僚若有誤者必終夜屛營不寐曰我
欺 主上矣初尹元衡與李芑鄭順朋等爲腹心殺
尹忠毅公任柳忠肅公灌又起大獄殺鳳城君岏桂
林君瑠 榮靖未葬而外家盡被誅戮元衡等又誣
仁聖王妃朴氏陰王岏謀任灌旣死策功臣號曰衛
社 宣廟嗣位領議政李浚慶等率百官請削衛社
功臣號 上不許及 仁聖王妃疾大漸乃 命削
衛社功臣號使大提學金貴榮撰 敎以進貴榮詞
拙而意不章 上顧近臣曰辨別忠邪此國家至大

之事宜正其辭以曉諭中外士臣豈可草草若是乎
卽 命公改撰 敎書公奮曰是非始可明矣乃不
辭立草 敎書以獻之宣 敎之日百官感激往往
有泫然而泣者於是國論遂大定以啓 宣廟平明
之治公功爲大已而 仁聖王妃薨領議政權轍議
曰 殿下當服齊衰公以爲王者繼體雖兄弟亦服
三年今 殿下爲 先王後而 先王實承 榮靖
之統是 殿下於 仁聖王妃有祖孫之義當服三
年 上竟從之遂定爲三年之喪明年六月公以疾
固辭吏曹改戶曹十月請告如咸陽未友而卒享年

五十九訃聞　震悼賜吊祭以其年十有二月庚辰葬于坡州廣灘之原公氣朗望之凝然其守堅若不可移聞人嘉言不終朝而沛然從之不少疑也與人交老而益篤治身廉潔菜羹淡然如寒士四方饋遺無所受爲觀察時悉蠲其無名之賦及旣歸御史許葑巡撫北方遇塞上戍卒小民必問李公無恙否葑以是知公遺愛之在北方也然公素善靑陽君沈公義謙小人不悅者甚衆金孝元常曰李某六卿之才也若作相我當劾之李文成公曰李某不能容物而今之所謂六卿賢於李某者吾未見也雖使爲相彼

孝元安能劾哉初 宣廟命弘文館副提學柳公希春論次先賢金文敬公宏弼鄭文獻公汝昌趙文正公光祖李文元公彥迪言行爲儒先錄凡四篇使公序之上以明正學之源下以述傳道之統垂于後世公彊記至老不衰所爲詩有青蓮集一卷藏於家公旣卒之十二年 顯皇帝詔頒會典公以請正 國系功 特命追封延陽君 賜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之號謚曰文清後政府以公清白聞 命吏曹錄其子孫配貞夫人某府洪氏某郡郡守處誠之女也生子一人女三人子曰善慶某道察訪女長

適安昌善次適奇誠獻次適朴峯賢察訪生子五人女四人子曰泰吉縣監曰有吉縣令曰復吉别提曰益吉縣令曰井吉縣監女長適柳希成次適崔堅次適李振先次適金楪公當 宣廟極盛時進於 王朝與朴文忠公李文成公二賢人相讓以德相引以義以清名列於高位然所謂朋黨之說曰益熾公雖已卒而小人媒孽不已二賢人皆被中傷悲夫銘曰

李自中國始徙于延觀察侃侃烈聞甚燀公治文章遂翔 王庭衝牙朱組有鏘璜聲公隆儒學衛我文純依歸大道以觝憸人公有令望元臣交擧乃授士

師九棘以處乃畀鈇鉞朔方于宣赫赫天官何任之
專公有懿德文清攸友文忠維前文成維後允也哲
人引之挽之嘻彼憸人讒言其滋　王明邪正爰削
衛社公作　教書布聞于下　德音惻怛芻蕘亦泣
是非既定　王道乃立哲人則譽憸人則訾刻詩于
石百世不陊

嘉善大夫全州府尹全州鎭兵馬節制使　贈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弘文
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
均館事五衛都總府都總管忠毅鄭公神道碑

銘 幷序

顯廟六年十二月戊寅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臣太和言倭奴清正入北方屠燒城郭蘇下江東北韎鞨勒輕騎深鞣茂山富寧地兵馬評事臣文孚躬將義師討清正搴旗六鎭之外蹀血白塔之下威服韎鞨以全邊境挫蠻夷之氣建震耀之勳萬曆以來宣武諸將之所未有也靖社時預元帥薦而被人誣告下吏又坐所爲詠史詩死於獄中臣竊悲之倭奴行長入西方 神宗皇帝命大將軍李

如松率師五萬擊倭奴平壤城下惟北方山川隔遠
此　神宗皇帝之所不得救而大將軍之所不能禦
也然文孚以一評事募兵六千能力戰斥逐倭奴復
北方二十二州而大功未獲封爵乃以非罪竟死於
刀筆之前豈不痛哉臣以爲宜　命有司　贈文孚
爵以慰北人之心　上乃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
成兼判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公姓鄭
氏字子虛海州人也少擧甲科補漢城府參軍出爲
咸鏡北道兵馬評事萬曆二十年平秀吉叛六月清

正入北方會寧府吏鞠敬仁執　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珄及南道兵馬節度使李瑛等幽之軍中使林琨獻于淸正旣數日敬仁叔父世弼以鏡城叛末秀以明川叛爲淸正爪牙北方大亂縛節度使韓克誠虞候李範等以迎淸正自六鎭至咸關嶺千餘里皆屬倭奴公發憤潛與慶源府使吳應台慶興府使羅廷彦等入鏡城謀復北方衆畏世弼皆分散不可復集公棄去弊衣行乞入富寧靖巖山中菜食久之至龍城依巫覡韓仁侃家仁侃熟視曰子豈非兵馬評事邪遂厚遇之八月中公與布衣崔配天池達源二

人者或負或携從間道南抵武谿武谿處士李鵬壽
見公容貌大說之迎至其家居一月公欲浮海下東
南鵬壽慨然爲公語曰吾欲建義討倭奴陰求烈士
之可爲將者而未得其人也今公來臨是上天佑我
北方也因留公招集義旅鏡城壯士姜文佑鍾城府
使鄭見龍願爲前行徐忠肅公湝聞公之風亦歸之
鵬壽身自負軍糧間走吉州覘倭奴軍中虛實時清
正屯于安邊與世弼使諜不絕公患之乃令文佑從
數騎邀於道中盡殺之使諜遂絕見龍等勸公立號
公不肯鵬壽流涕固請之然後乃許衆遂推公爲大

將見龍應台爲次將公自以年少位卑讓於見龍見龍固辭不敢當諸將士亦願隷公會靺鞨自蘇下江襲訓戎阿山撫夷造山四鎭殺掠人民公由是主義旅盟卽遣使于世彌諭以戮力禦邊境九月公自漁郞里次于柳亭又遣使請與世彌會府中世彌盛兵以待之公引麾下百餘騎馳入府中以利害反復譬曉世彌世彌畏服不敢動乃使親屬居公旁察其機變人有勸公誅世彌者世彌聞之乃大懼公夜屛人與世彌語府中事不色疑世彌甚喜已而倭奴九十餘夜薄城下公命將士擊斬之於是世彌與其子禽倭奴

將公錄其功申聞之世弼益喜乃自安公又赦府中
叛兵嘗射己者爲裨將六鎭戍士皆感激願屬麾下
居未幾會寧諸生吳允廸服公之義言於府學曰敬
仁可斬府中義士申世俊乃吹角士卒皆會諸生尹
岦等六人勒令士卒斬敬仁及其義兒崔鱗水等冬
十月明川士民二百人共討末秀敗績潰府中義士
金千年生擒末秀及其黨張應豪等自是南北得通
道徵兵稍至明日公建大將旗登南門樓縛世弼等
十三人皆斬之以徇其軍於是威聲震北方列鎭壯
士應募者至六千人公與諸將議出師見龍曰倭奴

方銳不可敵宜保鏡城以伺其釁公奮曰文學本興義兵爲國耳今守一城不出戰欲效閨門女子爲邪乃分其兵爲三衛出永康驛行數里有人走告曰倭奴軍盛公與戰必不利也宜城守以自保公怒曰汝爲倭奴沮吾軍邪立斬其首懸旗上次于明川以防垣兵馬萬戶韓仁濟爲伏兵將又令從事元忠恕率精兵屯吉州北三十里與倭奴戰于海汀斬其帥先登二人倭奴遁去忠恕乘勝追擊之至長平倭奴直正與將軍都關汝文引大兵敢死搏戰文佑忠恕分左右縱騎突進仁濟伏兵又迭前廝徒鄹卒無不鼓

勇直正下馬遂步鬪自申至戌四面流矢如雹集倭
奴力屈始升高文佑忠恕皆怒馬先後夾馳上峻阪
直正軍潰遂北走文佑追至長德山都闞汝文亦中
矢十餘而遁伏兵四出大破之殺其巨魁五人斬首
八百二十五級其餘衆亡入山者輒縱火而燒殺之
中矢墜崖而死者不可勝數奪戰馬一百十八匹又
得旌旗戈戟鎧甲甚多十一月三衛合兵圍吉州倭
奴堅守不可拔公以爲吾兵驟攻死傷必多不如先
擊嶺東柵柵中旣平則吉州勢孤援絶吾取之如籠
中鳥耳卽移兵至雙介浦遇直正三衛精騎奮擊之

遂破倭奴於壓海亭下斬百餘級僵尸縱橫十五里公又進圍吉州明日爲檄射城中倭奴恐懼皆遁去十二月公以始斬世弼功特加通政觀察使尹卓然忌公之功乃移文免公大將見龍代之會節度使令公巡行六鎭中以綏靺鞨公率麾下五十人北行郡縣誅有罪旌有功捍禦戰守能得其方靺鞨畏愛私相戒諭悉還其所掠人口公具酒食招其酋長二百人以饋之温言開告繇先春雲頭以南至童巾多温諸族不敢復爲邊境害自卓然免公大將人心不平六千壯士多散去卓然始懼乃復以公爲大將明年

正月公單騎馳至吉州六千壯士見公來勇氣百倍
散去者亦皆還集端川郡守姜燦造公語曰倭奴橫
行郡中願公分兵以擊之公選精兵三百人爲四隊
伏於城外使端軍挑戰陽北倭奴追之抵嶺下四隊
並出馳擊之倭奴敗走提空礮發皆不中公力戰或
遮其前或斷其後斬六十級居五日淸正勒兵二萬
人踰摩天嶺與直正合衆北上公引勁騎六百人策
馬而進曰吾爲 國家不戰死非忠臣也將士從之
莫敢有畏敵而退者終日轉鬪六十里至白塔郊以
輕騎直搗倭奴大破之流血盈野中矢死者以千數

倭奴載尸入城中縱火燒之夜淸正棄城南遁不暇
炊食於是北方始廓淸公遣酟天上捷書　宣廟流
涕加配天朝散大夫卓然悳積公過失列狀論之故
公不得見用矣三月授永興府使改穩城遷吉州牧
已而召拜掌隷院判決事光海卽位以副使朝　天
子明年使還北方人上疏頌功陞嘉善進五衛都總
府副總管兵曹分司參判皆不就公爲人剛簡謹默
喜飮酒大醉淋漓賓客不得見其面也　仁廟卽位
被元帥薦公歎曰吾將不免矣乃以母老求終養出
尹全州不二年被人誣告逮繫獄無罪當釋嫉公者

得詠史詩以中之始光海時公爲詩傷楚懷王盖其意曰懷王一入武關民望已絶則其孫又何以稱懷王也後崔來吉見其詩遂傳於世公由是坐被考問以天啓四年十一月己巳卒于獄中享年六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某府某里之原 肅廟時謚曰忠毅

七世祖貞度公易事 康獻以忠勤聞曾仲祖希良官至藝文館檢閱佯沈江不知所終皇考諱愼某府府使 贈某曹參判公之配曰某縣某氏某官某之女也有子幾人曰某公旣卒之四十二年兵馬評事李公端夏議北方自尹公瓘初置九城後三百十七

年郡縣入于蒙古金公宗瑞復其地遂置六鎭自金
公初置六鎭後一百六十一年郡縣入于倭奴鄭公
文孚復其地此三人以勞定國法宜祀於是北人立
公之廟於武谿 肅廟賜名曰彰烈銘曰
鄭氏顯聞自貞度始遥遥七世公承其祉初授評事
以佐朔師荒服之士罔不執贄島夷孔熾而狄又棘
三孼內哭爲虎羽翼芒芒北門淪于漆齒屛臣養寇
亦孔之耻公提義師奮自武谿四士蹻蹻與從鼓鼙
仁介禮胄忠信爲旌旣戮饑民遂敦雉城隸彼長平
其旅六千至于白塔天討是專乃拊山戎以輯以柔

氈裘率從咸頌 王休朔方載定伊誰之功咨汝屛臣乃反訾忠有赫嘉謚其屈斯直永昭義問以刻于石

明總兵官朝鮮國正憲大夫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忠愍林公神道碑銘 幷序

崇禎十七年 天子曰遼陽沒爲沙漠於今二十六年矣將相諸臣無一人能爲中國禦外侮者陪臣慶業秉大義起自屬國浮海三千七百里踰長山絶巃磯依歸中土乞從軍誓復遼陽朕甚嘉之其以某爲總兵官三月丁未 天子崩四月丙寅淸人引兵入

關門公保石城爲所執清人令民皆薙髮獨公不從清人諭公曰始崇禎中副總兵尚可喜以廣鹿歸附於清卽賜策封爲諸王公如事清必不死又當受封矣公罵曰吾誠圖存則終老丘壑足矣何苦去父母之國千里浮海以自投於 大明哉今 大明社稷已亡吾豈以死生榮辱變其志邪清人無不憐其忠已而送公北京獄誘脅百端終不屈 思文監國公謂清人曰昔曹孟德釋關羽而歸之羽竟報孟德之恩汝誠能送我 南朝則我當報汝之恩如關公之報孟德焉清人曰汝不忘 南朝可謂忠矣然養虎

而遺患吾不爲也居歲餘公得東歸遼陽父老皆擁
馬相與流涕曰是崇禎故總兵官也公姓林氏字英
伯平澤人也幼率羣兒爲戰陳坐作進退皆有度羣
兒慴伏聽指揮不敢違令及既長學古兵法嘗太息
曰吾受天地之氣不爲禽獸而爲人不爲婦人而爲
男子安能局促老此邦也年二十五擧武科初補權
管小農堡治軍有功加折衝將軍龍驤衛副護軍李
适反 上如公州公慷慨自請從軍與适兵戰于鞍
嶺适旣誅冊振武原從功臣陞嘉善大夫羽林衛將
由防踏鎭僉節制使爲樂安郡守天啓七年清數萬

騎入平山　上如江都公率師從節度使晝夜馳抵
文殊山清兵已解公憤曰苟得精礮四萬人則遼陽
可掃平矣城劒山授防禦使督其役又城龍骨雲暗
凌漢以勞　賜馬以奬之進牧定州都元帥金自點
等議清北地曠人少不可城守宜棄之以予清人公
爭曰景泰六年清北閭茂虞慈四州之民移旁府而
空其地使立巖朱砂申松古塗諸洞爲女眞所穴有
者一百七十有餘年西鄙人尚恨　王朝之失策也
況薩水博陵以北千餘里　先王疆土烏可以割予
淸人乎自點怒請罪于　朝遂繫獄已而見釋居父

憂觀察使啓西門之事非林某不可任 上乃起復
爲寧邊都護府使兼清北防禦使城白馬山初游擊
孔有德引兵援遼與其黨耿仲明反自吳橋直犯陵
縣陷臨邑商河齊東新城不數月又破登州執巡撫
御史孫元化副使宋光蘭等山東遂震游擊將軍陳
良謨力戰歿之 天子命都御史朱大典巡撫山東
與總兵官陳弘範等討有德進圍登州有德棄城亡
入海使曹紹宗劉承祖奉表降清弘範追至猍江西
上乃命公夾攻之公率精兵出蘭子北二十里據兄
弟山有德軍可十餘萬被於海上公奮劒罵有德曰

爾爲游擊將軍援遼陽何以反爲有德怒揮稍直前欲刺之公又罵曰爾雖禽山東巡撫孫御史敢與吾抗乎乃抽矢射中其馬有德敗走牛家庄公遂馳擊大破之幾獲有德當是時弘範督師至海上望見公兵皆敢戰顧謂諸將曰林某勇冠三軍孰謂屬國無雋傑也會清社度濟爾哈朗阿濟格引瀋陽騎迎有德於鎮江弘範解兵歸山東 天子曰逆賊有德大肆不道攻陷州縣山東騷然陪臣慶業從軍旅以助天討追奔逐北捷書來聞特降勅書宣授以副總兵官仍賜金花表其首用示優禮公由是知名中國清

摠度濟爾哈朗阿濟格亦稱公爲眞將軍公還寧邊即上疏乞終父喪　上許之服除薦拜義州尹公旣至始置屯田自箭門並統軍亭逾青水屬之威遠古長城凡十二屯令州人雜耕其中以取食一府賴之上獎諭特加嘉義居一年坐事削職義州民詣備邊司言公居邊有威惠於是復授義州尹淸代善遣使移書　上不受使者亡去公歎曰淸兵朝暮必至矣乃馳啓乞得戰士二萬人以禦淸兵　王許之因敎海西節度使發騎步卒二萬人出戍義州言事者以爲不可事遂寢英俄兒代從間道進圍南漢令要

虎率三百騎屯義州公引壯士崔孝一疾擊清騎於白馬山下要虎身被兩銀甲重百餘斤公顧孝一曰彼銀甲可奪而擐也即躍馬馳入清陳殺要虎奪兩銀甲而擐之孝一夾擊斬清人百五十級盡還其所掠男女百二十口馬六十匹清騎遁去及解兵英俄兒代讓公曰爾何敢殺吾之將也公對曰爲國捍邊見敵兵不敢不伐也英俄兒代曰我兵歸自南漢而爾不伐我何也公對曰　王家不幸　王世子在汝軍中慶業抑志不能與汝交兵也英俄兒代多其義

初清使之至　王京也洪忠正公翼漢建言乞斬使

者頭獻于 天子淸使怒及圍南漢索首謀絕盟之臣 王朝乃遣忠正公入瀋陽州縣震懼莫敢問獨公出郊迎忠正公于義順館執手而語曰君子死得其所誠難矣公爲 天子明大義死何所恨立解其裘以衣之資送甚盛諸將曰淸人聞之必不悅安知府尹之不繫瀋陽乎公謝曰苟明大義則慶業雖蹈白刃有光榮矣居毋憂 上命起復視州事未幾以事至 王京召見慰諭 賜廐馬公在州時淸遣人夜入府中竊公之所佩羽箭公乃陰誘善盜者入淸帳中竊其主所著雀翎而藏之其後淸人至義州乃

出羽箭投於公曰還公羽箭公於是亦出雀翎投於清人曰還爾雀翎清人大慙公嘗以信接清人而義折之清人感服減歲輸米千餘石 上大喜爲 賜璽書加資憲大夫又坐事流鐵山府已而復爲義州府尹薦拜平安道兵馬節度使鎭安州嘗獻綿布六千匹請助瀋陽轉輸費特加正憲初申歇入妙香山學浮屠削髮爲僧聞沈世魁鎭東江浮海往游世魁死申歇間走入松山依洪承疇改名獨步久之承疇使申歇東之瀋陽取清人要領而歸至界上爲公所得會 王朝陰求義士之可使 中國者公因言申

歇精敏有口辨 上乃命裴送申歇因得以移咨承疇申歇還報承疇軍而上其咨 天子下詔以褒之賜申歇號曰麗忠居二年申歇歸自松山 上嘉之賜申歇米五百五十石白金一千五百兩人蔘五十斤因又 命公裴送之未幾承疇降于清申歇亡去使者不復往還矣及李烓繫瀋陽獄告公裴送申歇事清人大怒遣使者執公以行是時清人入薊州京師戒嚴 命勳臣分守九門太監督察徵諸鎭兵馬入衛公被執至金郊驛喟然歎曰始 天子授副總兵 賜金花以表余首今清人入山海關屠薊州

京師震驚余不能入衛　天子是上負　皇朝之恩
也獨不愧於金花乎夫申歌奉使之事承　王命裝
送而已不足以明余大義也乃亡命詐爲浮屠入天
寶山留衣服於檜巖寺周流四明盤龍間郡縣大索
終不得公素善定州賈人李武鐵嘗夜從容見武鐵
流涕而言曰清人直薄　皇城總兵官吳三桂左良
玉皆不能援余亡命將入登州從都督入衛　天子
願與汝偕浮于海武鐵慨然而許之公遂發裝中白
金予武鐵具船與糧又募船人之能海行者不筮日
張帆西行旣中流乃揮金花謝船人曰余嘗欲爲

聖天子逐淸人以安 京師今幸蒙汝等之力得入中國余雖死亦無恨矣船人驚拜曰敢不如公之令自牛島行二千里至平島風不利抵海豐縣縣人以爲淸間者初繫之獄及見公所揷金花始知 天子之所寵賜也於是乃釋至登州都督與語大奇之薦于 天子而 京師已解嚴矣隆武元年公東歸衣冠如故而志氣猶不挫也沈器遠反坐被逮然公西行實不預器遠反事金自點忌公之名掠問之公大呼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慶業明日遂卒丙戌六月乙未也享年五十三 上大慟曰死乎死乎林某敢

任有功甚可惜也因 命史官諭其屍曰予無殺卿之意何遽死邪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忠州達川之原 肅廟時追復官爵諡曰忠愍公少慷慨有大節履危赴難無所回避雖天下垂亡之時猶歸義國於縲絏而不悔也五世祖命山官至吏曹判書以清愼爲國名卿曾祖諱有名司憲府監察 贈承政院左承旨祖諱德胤始舉武科爲部將 贈戶曹參判父諱篁折衝將軍 贈領中樞府事公夫人全州李氏康獻長子諱芳雨之後也繫瀋陽獄郎自殺無子以公弟府使俊業子重蕃爲後重蕃有子二人女二人

子曰時望曰時亮女長適郭琦郁次適崔俊榮始公
浮海入　中國謂申歇曰吾繫瀋陽不踰年必將見
釋豈宜中道而亡命哉然清人深入關内　皇城危
急吾不亡命則無以入援　天子矣申歇爲之泣下
銘曰
忠愍矯矯有壯其勇長不七尺而敵震恐山東繹騷
蝨賊鴟張維孔與耿胥附瀋陽公整師旅出彼弓門
執訊暨暨羣醜悉奔　帝曰休哉嘉汝之忠乃授
總兵以章武功於鏤金華綴公之首榮動三軍　天
子所厚薊州不守　京師震驚豈無戎帥莫肯從征

公浮渤澥指于島繹虎韔在舟誓衛　中國　帝曰
烈哉爾義之正千里入援不待朕命赫赫總兵復長
戎垣申以　制書慰諭是敦公拜泣涕欽承　德音
中國雖摧罔貳其心斧鉞威之伊髮不薙桎梏幽之
伊膝不跪敵國竦伏猶且釋之痡矣孽臣胡忍賊之
維山不崩維石不泐維公之名與之無極

江漢集卷之十三

江漢集卷之十四目錄

神道碑

崇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世子左賓客豐陽君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弘文
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
事任公神道碑銘 幷序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　經筵事尹
公神道碑銘 幷序

吏曹判書兼藝文館大提學蘭谿朴公神道碑
銘 幷序

嘉善大夫忠淸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江漢集卷之十四

神道碑

崇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事五衛都總府都總管 世子左賓客豐陽君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張氏出回回國當元時宣武將軍曰舜龍從齊國公主而來事王氏位至門下贊成事賜食邑于德水縣子孫遂爲德水人後九世有孫諱逸木川縣監縣監於公爲曾祖祖諱雲翼判刑曹諡曰貞敏父諱維以靖社功 賜鐵券封新豐君崇禎中進大提學居

母憂起復爲相終不就謚曰文忠母貞敬夫人金氏
右議政尚容之女也公幼抱書從懷恩君德仁學以
功臣子補 永禧殿參奉遷 世子翊衛司衛率出
監金化縣 孝廟七年拜工曹正郎出守白川郡
顯廟三年自忠勳府都事遷鐵原都護府使中丙科
入成均館爲直講改司憲府持平陞拜掌令改宗簿
寺正入弘文館爲副修撰遷副校理由司諫院獻納
改司僕寺正六年春以司諫院司諫入承政院爲同
副承旨轉兵曹參知遷司諫院大司諫已而又入承
政院爲都承旨特加嘉善以兵曹參判襲父爵封豐

陽君改戶曹參判兼五衛都總府副總管同知義禁府事備邊司提調出爲京畿觀察使加嘉義入爲工禮二曹參判遷司憲府大司憲擢判工曹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總府都總管　世子右賓客改左賓客十五年入議政府爲右參贊移判禮曹　肅廟即位以議政府左參贊進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與修　顯廟實錄三年改判漢城府當是時　朝廷淸明儒學登進文正公宋先生時烈文正公宋先生浚吉起自山林任國政一世欣然望至治然外戚金忠翼公佑明與二宋先生不合無何許積竊國柄

使洪宇遠吳挺昌詆二先生而逐之卿士大夫多苟
容以阿 上旨獨公慨然秉正義羽翼二宋文正公
廷中莫不稱其莊初 肅廟冠宋先生浚吉造 朝
未幾南歸公疏言浚吉被召自巖穴而來開導 世
子臣將見 世子之學將昭明也而浚吉一朝上書
歸田里臣竊惜之今 世子溫良好學輔養之責惟
在於醇儒宿德而不幸 朝廷潰亂以戚臣一人之
故使浚吉不得侍講不但臣心無所仰 世子必且
爲戚戚也 顯廟不納忠翼公亦深憚之然山林儒
學之士舉皆倚公以爲重初宋先生時烈論毁公卿

士大夫第宅踰制者或曰張氏之第　上之所賜而
制度實不侈大不當毁公歎曰宋先生言誠是也吾
不先毁無以厲卿士大夫乃毁外舍十餘楹廷中竦
服不以公先毁外舍爲賢而以公能容山林爲賢也
及宇遠爲尹善道詆宋先生坐罷職公啓言古者聖
王於小人有所包容然宇遠讐賢朋惡熒惑人心猶
可包容而不之罪乎書曰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今
宇遠眩亂是非此所謂媢嫉之人也今　殿下宜放
流之豈端罷職而止哉　顯廟不悅宋先生浚吉上
疏論許積　上大怒下教切責公諫曰浚吉道德今

之儒宗也受　先王付託之命輔養　聖德乆而且
專不惟一國盡知之神明亦且鑑臨矣今浚吉老病
垂死竭心肝以報　聖知而　殿下訓責甚嚴恩遇
寖薄是浚吉不負　殿下而　殿下實負浚吉也會
挺昌詆宋先生公啓言浚吉受　恩位賔師不勝感
激乃上書指斥時相而　殿下不少寬容至　下教
斥以伐異今挺昌窺測　聖旨乃敢上疏外假和平
而其意回譎不正今　殿下苟不深惡而痛絶之則
邪正消長之機甚可畏也臣以爲宜黜挺昌削其官
爵　顯廟不從　肅廟初積又用事竄宋先生時烈

于德源府已而安置巨濟府公泣曰 孝廟嘗尊宋
先生與議大計每 賜書輒使 顯廟屛左右而躬
授之禮貌甚恭此宫僚之所親見也今 殿下流宋
先生於海島中吾若不言則上負 孝廟盛德也亦
大矣乃上劄曰時烈 先王師傅也 殿下嗣位使
時烈流于海中不得其死則後世謂 殿下何如主
也臣固知 殿下明聖必將有悔悟之心然時烈旣
死之後 殿下雖恨用事者有以誤之奚及焉時烈
生死雖不足念獨不思 先王師傅乎 上報曰卿
以戚臣不顧國家爲時烈汲汲論救予實未諭也宋

先生浚吉旣卒積進讒追削官爵司憲府執義李翔上疏訟宋先生 上削翔官而黜之公啓曰李翔儒者承 殿下旌招之命冒陳戇言而 殿下不賜察納臣竊恐 日月之明有所不照也始 顯廟在東宮時浚吉輔導 聖德者久矣今 殿下追削官爵何面目入 先王之廟乎且翔守窮處丘壑而 殿下溺於讒說疑之以奔走勢利嗚呼浚吉雖在世尚無勢利況已歸九地之下寧有可趨之勢可求之利乎 上怒曰感臣之義何敢先私而後公邪遂 下教特免其官三年夏旱 命公卿會議朝堂公議曰

時烈白首罹文網流竄海中尚未蒙疏釋之 恩誠可愍也昔周公遜于東山皇天降灾以警成王今時烈斥居海中且踰歲矣安知皇天之不降災乎使時烈無罪而死以 殿下慈仁之心豈不可惕然反顧愍然垂憐乎願 殿下亟發德音釋時烈而賓事之以解天怒左議政權大運啓曰張某之議不足觀也宜毋施於是 下教罷公職公嘗以爲正 君心自掖庭始故宗臣與中貴人或犯法輒告于 上而不撓也初 王子崇善君澂樂善君潚以燕服出入禁中公啓言自古宮禁內外之限固嚴且肅雖 王

室兄弟之親莫敢踰越近者宗臣崇善君徵樂善君
潚以便衣私侍 帷幄無所顧忌烏在其謹畏禁防
也宜罷其職以肅宫禁 上不許初中貴人崔大立
陵轢朝士公上書請繩大立居三日又啓言大立驕
横見朝士而陵轢之此其漸誠不可長也昔洪武中
有宦官語及時政 太祖皇帝怒叱之即日斥遣今
大立驕横掖庭而不預於時政者臣未之信也然
殿下不蚤禁抑一切包容以長其氣臣竊憂之 上
雖不聽而知公正直不回也公爲人端重方質好名
義篤於人倫不以死生變其志也初沈器遠謀反誅

懷恩君德仁坐死公愍之謂同門友李公正英曰吾爲童子時與子師事懷恩君今懷恩君坐嚚遠下獄賜死然一心忠於 王室光海君議廢 大妃獨不預百官庭請此其意豈從嚚遠爲逆哉乃上疏訟懷恩君有言者謂公嘗及德仁門執弟子禮不當冒嫌訟其寃公復上疏曰臣聞嚚遠謀反也黃濾問德仁與知乎嚚遠曰彼固不知然嚚遠置酒招之若不從則當殺之是德仁未嘗與知也明矣自古弟子爲其師訟其寃義當然也今言者詆臣冒嫌豈不謬哉聞者感服公嘗爲二宋先生直其屈終不見納內邑邑

閉門不出又聞積逆謀甚急遂憂憤往往泣下已而疾革以四年六月庚寅卒于家享年六十五訃聞
特遣中貴人往視其喪賜弔祭襚賻有加公諱善澂字靜之初葬衿川縣某里之原後改葬安山郡草山之原今 上三十七年謚曰正莊其配曰貞敬夫人慶州李氏通德郎承孝之女也生子一人女二人子曰楦官至郡守女長適左議政李觀命次適僉正金鎭瑞郡守無子以從祖弟榤之子震煥爲後官至郡守郡守生子四人女一人子長曰至大參奉次曰至復次曰至中奉事次曰至謙女適李喆輔參奉無子

以至中子錫履爲後官至縣令公旣卒之三年弘文館校理洪公萬容言張某貞操懿行鮮有其倫往者許積擅國政獨某憂憤與人言涕淚交流不亦愍乎今積誅 國家乂安某已卒未及得見甚可悲也
肅廟惻然遣使者賜祭于家銘曰
允矣張公旣愼以莊自我 孝廟日侍耿光 孝廟諄諄爲公諭之曰玆二宋寡人之師爾導 世子無墜敬禮公承 德音惟自流涕 世子踐阼二宋皆退衆犬狺狺與俱狂吠公立 王庭翼彼二宋匪阿儒先 訓辭是從二宋旣擯孰明大義生者戍荒歿

者奪位公獨皇皇謂國將亡乃訟二宋何言之昌雖
免公官猶不改志雖罷公爵猶不屈議公憤欲死中
夜噓唏庶從 孝廟二宋與歸挺挺其節侃侃其忠
保佑 王室烈聞無窮史臣作銘揚公之德垂千萬
祀以章其直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
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
書兼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李公神道碑銘 幷序

上之九年秋八月辛酉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

製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贈資憲
大夫吏曹判書李公葬于廣州突馬之原初 朝廷
議去朋黨而調停之公以爲不明是非不辨曲直而
納諸皇極之道則所謂君子小人賢不肖混於 朝
廷非王道正直之義也遂不仕其後選拜成均館大
司成吏曹參議皆固辭一不肯就後三年擢慶尚道
觀察使又辭不就旣歲餘除承政院右副承旨卒辭
不就 上盛怒下教斥守陜川郡得疾以卒嗚呼調
停五十年卿士大夫退居者往往易志以求合獨公
耿耿守大節至死不變豈非賢哉公諱秉泰字幼安

曾祖諱穧大丘府使　贈吏曹參判祖諱廷龍金堤
郡守　贈吏曹參判父諱浹進士　贈吏曹判書母
貞夫人淸州韓氏漢城府參軍濟愈之女也公少從
内舅永祚之官瑞興及其歸見輜重多請減之永祚
慙謝曰吾甥誠廉士也年二十八擧進士補　思陵
參奉遷平市署奉事不納騶直積二歲寘于署中及
爲直長内資寺署吏告曰署中所寘騶直安所歸乎
公正色曰吾旣移官則騶直非吾所知也署僚無不
服其廉　景廟三年中乙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陞
拜主簿廣興倉令　上元年由兵曹佐郎入　世子

侍講院爲司書改司諫院正言遷爲文學故事都堂
選文學材賢之士侍讀　經筵而吏曹執筆郎官又
別選新錄二員以自代號吏曹錄公以清名與錄中
七月始除弘文館副修撰遷拜校理入議政府爲檢
詳進吏曹佐郎是時李文簡公宜顯判吏曹嘗謂公
日郎官當注擬時輒執筆舉數四人令君終日無所
言何其廉也由副校理入司諫院爲獻納明年正月
陞弘文館副應教以母老乞守一郡吏曹問公所欲
郡公笑曰金城足矣吏曹乃陞金城令爲郡守因欲
授公金城令公告于大夫人大夫人曰朝士巧於仕

官吾兒之所嘗忌也從金城令而爲之代無乃近於
巧乎公立馳書固辭金城士大夫多公之廉而賢其
母之教子有義也三月出守溫陽郡居數月入司諫
院爲司諫改副應教李文簡公以大學士欲舉公賜
暇讀書會 景廟將祔 太室吏曹選公爲大祝公
不辭遂就大祝陞通政文簡公歎曰李某廉於進取
其不辭而爲大祝者心欲避賜暇讀書也自承政院
同副承旨轉刑曹參議與修 肅廟實錄明年二月
拜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
館修撰官會夜對公從容爲 上言曰臣聞安嬪李

氏生翁主者凡七年始封安嬪今 殿下新封後宮
此成事雖不可言然嬪御其可不愼邪左議政閔公
鎭遠曰李某之廉固可畏也而其直尤難及也移戶
禮二曹參議七月諸臣皆見黜獨公不罷卽上疏乞
與諸臣偕被罪遂 命削黜明年三月由承旨擢忠
淸道觀察使會大臣建言李某不當去人 主左右
公遂免已而退居家益貧人有譏者曰李某不受祿
俸使其母飢餓將死士大夫雖稱其廉吾不知其爲
孝也公謝曰吾爲人子愛吾母豈誠不及於人哉五
年又拜副提學卒不就及守陝川歲大饑公發廩粟

以振之旁縣之民聞風而至者以千數吏請逐之公
終不許郡西北有海印寺賦入甚繁公旣至一皆蠲
之後僧徒納簡一百公招僧徒切責之乃留十簡而
還其餘由是郡吏畏其廉不敢爲姦久之大臣請內
移 上曰李某孤直不肯仕姑暇郡印使陜人被廉
吏之澤亦可也九年二月棄官歸五月己亥卒享年
四十六訃聞 震悼賜弔祭賻恤其家初 贈爲吏
曹參判又以揚武原從功加 贈爲吏曹判書公爲
人清純寬平無畛域外若疎曠而其中刻厲爲廉義
所不可雖一介未嘗苟取也事大夫人以孝聞大夫

人知公之廉不忍以不義之食入其家凡有問遺率不肯輒開其封必待公告其可受然後始受之公將歿倚壁而坐强言笑以示病愈恐不能解大夫人憂也遺命薄斂使䰟魄安於土中於是家人遵其志斂不用帛公旣卒之三十有七年孫大永以諸生入見便殿 下教曰昔光武封卓茂爲褒德侯此漢室之所以中興也故副提學李秉泰古之廉吏也能守餓乎甚嘉之乃 御製祭文曰九原難作遺禮官賜祭于家陜人爲建清白祠以報其德有老嫗儲粟於祠人有問者曰嫗貧何不作飯嫗泣曰今秋將饗李侯

不敢食耳李氏世家韓山郡文靖公穡入中國學古文章洪武中名重天下後七世懿簡公增事 宣廟官至禮曹判書生諱慶流以兵曹佐郎戰歿于尚州公其玄孫也初娶潘南朴氏府使彌震之女又娶晋州柳氏綱之女皆無子大夫人命其仲子 獻陵直長秉恒子獻重爲公之後獻重旣長以公廕官至縣監有子二人女二人子長曰俊永海州判官次郎大永女長適朴相福次適郡守洪述祖公强記喜爲文辭俞文翼公拓基集公筆札謂賓客曰李某間世之才也景源少與尹景平道公之事景平言幼安之康

誠不可及然 國家調停之初能秉直道不受爵祿此幼安之所以爲廉也不然則簞食豆羹雖不受烏得爲廉哉嗚呼景平其可謂知公者歟判官以狀來乞銘銘曰

君子之廉匪求其名錙銖不苟維志之貞顯顯李公有嚴威儀聿旣敬之曷不直之中心殖殖而無樛曲靡思不端靡言不縮孰歸皇極曰羞其行無哲無豫莫不共政公稱洪範以正王道乃從退士與俱枯槁鏘鏘玉珮承明是達肅肅綬章藩宣是辭毋寒無衣不願進帛毋饑無食不求進腊公色愉愉毋心亦寧

饑寒可恐誰汙性靈不辱其義非以爲潔謂公好廉
公所不悅千金之饋匹夫能讓矧公淑愼豈受束紡
突馬之陽有荒其原我象高節銘于墓門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 贈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
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任公
神道碑銘 幷序

故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 贈吏曹判書任公
諱有後字孝伯豐川人也公之學明於周易常以爲

中國陽也戎狄陰也故尊中國以抑戎狄當 毅宗
皇帝之時李時英等入錦州公上疏以扶 中國嘗
抱周易入蔚珍酒泉山中窮陰陽動靜之妙若將終
身及旣老進位次卿或就焉或不就焉然匡扶 帝
室之志至死不移嗚呼豈非章大義於無窮者歟公
幼師事族兄叔英年二十四擧生員進士 仁廟四
年中丙科補承文院副正字虜人遣將入平山使劉
興祚請和親公上疏言和親不可許 仁廟由是知
其忠明年薦授承政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會弟
之後以狂疾上飛變叔父就正被考歿公亦逮繫

仁廟下教立敎之十一年由成均館典籍監居昌縣
辭不就明年出爲居山道察訪未盡三月輒棄去又
二年出爲高山道察訪未盡一月又棄去虜人潛師
圍南漢公與牧使李顯榮率浮圖兵三百人馳至原
州聞圍解於是乃歸十六年徵拜江原道都事又辭
不就初虜人脅林慶業入東江已而又脅李時英入
錦州公上疏曰慶業詐爲檄文誘島中因復引虜入
蛇浦使島中盡爲魚肉異日屬國何以解天下之惑
哉往者國相使瀋陽請止徵兵而虜人未有明言臣
固知 殿下寧爲亡國之主必不忍爲此事也夫豺

狠之怒雖可憂而 昊天日月之臨亦可畏也匹夫絶交猶且有丁寧之言況三百年君臣之義豈可無一介使臣之上 聞乎臣以爲宜遣使者閒道南海具奏羈縻事本末洞然云下諱由慶業之首請命 皇朝 仁廟感動其明年得妙香山僧獨步奏于 天子林慶業以節度使具船裝送然 中國聘問之議自公發後六年由禮曹佐郎出爲慶尚道都事二十七年丁母憂歠粥三年服除徵守榮川永川二郡使仁同府皆不就 孝廟四年領中樞府事李文貞公敬輿上劄言任某文學宜居侍從其九月自成均館

司藝掌樂院正入司憲府爲掌令固辭不就十一月由通禮院左通禮充使寧海府坐事罷去後三年由司䆃寺正遷使江陵府明年陞使鍾城府進階爲通政大夫 顯廟元年拜禮曹參議已而改使潭陽府四年入爲承政院同副承旨辭不就五年復徵拜承旨又辭不就八年叙使清風府觀察使言公振民有惠政乃進階爲嘉善大夫入工兵二曹爲參判十二年選拜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明年出爲京畿觀察使坐事繫已而得釋由戶曹參判出爲慶州尹十四

年十月十六日以疾卒于官享年七十三某月某日葬于廣州龜川之原 賜弔祭賻恤其家後某年以公行義旌其閭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尹及第卒官黃州牧使 贈吏曹判書曾祖妣淑夫人 贈貞夫人安東權氏祖諱國老位上卿爲吏曹判書 贈議政府領議政祖妣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淸州韓氏考諱守正以文學補弘文館校理 贈吏曹判書妣淑人 贈貞夫人牛峰金氏公爲人端孝淸謹喜學問治身有法每上書朔衣儼然如齊戒 下批然後乃敢脫在鍾城時 孝廟甍公年已老而方喪能盡

其禮凡八月不食脯脩鍾城人皆服其行常自謂六歲而孤曾未能居父之憂其終母喪又爲父歠粥三年治周易深於啓蒙訓學者多所成就及公卒蔚珍諸生爲建書院以祀之其所著有萬休集四卷初林慶業從虜人入東江爲公所詆後六年慶業亡入山東與登州都督黃公禦虜人　天子詔授總兵官

王朝之士皆以是稱公之直而多慶業之能歸義也公娶安東金氏三傑之女大司憲德龍之曾孫無子以公兄汝後子翊登爲後翊登生子二人曰道昂曰道晉女六人長適李壽俊次適許采次適姜再烈次

適柳淐次適趙泰果次適南泰有公庶子泰登早歿庶女爲縣監尹世輿妾自虜人徵兵以後能引義固爭於朝者惟公與安東金文正公尚憲二人而已金公之言後於公而爲虜人所不悅繫於瀋陽公之言先於金公而不爲虜人所惡不繫於瀋陽然二人出於陪臣明天下君臣之義其可謂安節之亨中行獨復以從道也銘曰

皇鑒明性有猷有類其猷維何曰仁曰義其類維何曰君曰臣有棄其性而不反身大本旣虧曷稱小行於赫任公綏天之命里居上書其儀翼翼朝衣搢笏

如在 王側瀋人來侵圍我廣州哀我行人不入薊
丘公言 天子仁猶父母 京室雖危義不忍負我
圭旣繅我帛旣篚庶命孤卿覲我 天子泱泱漢水
尚歸于海舟流萬里可達河濟孰引濚人取彼東江
請函厥首獻之 大邦言雖弗行其志則章勒石墓
門銘垂無疆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 經筵事尹

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得和字德輝海平人也今 上元年擧生員遂
中丙科入藝文館爲檢閱初文正公宋先生與尹宣

舉相友善宣擧子拯以弟子事宋先生甚相得也及
宋先生爲宣擧作墓碣銘顧不能稱拯之意拯大恚
之卽貽書絕宋先生後 肅廟見拯之書乃 下教
以正是非至 上三年拯黨用事公疏言拯爲人弟
子倍其師此滅倫也故 先王知拯之罪而斥之是
非始定今 殿下論拯之事乃以爲 先王下教大
不然甚非 殿下所以繼述之道也 上不悅立削
公職四年叙陞兵曹佐郎遷司憲府持平改 世子
侍講院司書初文純公朴世采見尹拯絕宋先生輒
中立旣不肯附宋先生又不敢與拯相貳乃與其徒

別立門以平兩家於是宰相趙文命宋寅明宗文純
公遂建議大去朋黨爲調停公進曰邪正不明而大
義晦臣知 宗國之必覆亡也然而 殿下責羣臣
唯恐調停之不成何哉且與且伏語甚切 上歎曰
予雖欲爲調停如尹某者固爭之豈不難哉然尹某
事君無隱不可罪也初大臣金忠獻公昌集李忠文
公頤命李忠愍公健命趙忠翼公泰采以 景廟命
立今 上爲 王世弟挃黨恚遂起大獄收 世弟
嬪徐氏從子德修以危 東宮四大臣流于海中皆
見殺及李光佐秉國政未幾難作李麟佐以清州叛

鄭希亮以安義叛　宗國幾亡弘文館副修撰李公
亮臣論光佐十二大罪流慶源府公上疏訟四大臣
又極言光佐罪狀由是坐貶鏡城府判官久之召還
七年冬陽平君櫄使燕中充書狀官明年還復拜持
平初忠文李公頤命既賜死長孫鳳祥乃亡命得不
坐死司憲府請寘之法公啓曰自古亡命固多矣人
主不惟不罪之往往搜索而授之官惟論其事之寃
與不寃至於亡命不當論也忠文公無罪賜死則鳳
祥亦不當坐而言者引法爭之屈己見以從言者臣
不忍爲也已而出爲永柔令九年召拜弘文館修撰

遷副校理是時修撰閔公亨洙論光佐忤 上旨流
甲山府公與館僚吳公瑗上劄爭之吳公貶監利城
縣而公貶守高原郡未踰歲召爲校理兼漢學教授
十年擢義州府尹坐事下獄立赦之十二年由戶曹
參議拜全光道觀察使初正言李公台重訟徐德修
忤 上旨流黑山島會有赦或貽公書曰觀察釋李
台重則不但觀察有罪於台重亦不便矣公擲書於
地曰台重有罪則得和固不可釋也如其無罪則得
和立釋之可也台重之便與不便非得和之所可知
也遂直釋之 上亦不問十三年召拜司諫院大司

諫參知兵曹入承政院爲左副承旨遷黃海道觀察使十四年召拜成均館大司成會海西饑 下教仍觀察使已而召拜大司諫十六年書 仁元大妃玉冊陞嘉善拜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總府副總管居無何入承政院爲都承旨遷江華府留守十七年拜刑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事備邊司提調句管湖南進司憲府大司憲入漢城府爲右尹明年由兵曹參判遷左尹未幾復爲大司憲公嘗慼奮與人言曰始文命建議調停假洪範無黨之說混逆順齊曲直使一世公士大夫傷廉毁耻營營焉趨

於爵祿至于寅明秉國政唯植私黨顓威福人莫敢
言得和白首一老臣默默居位則後世必以得和爲
阿諛苟容之人豈不愧哉乃上疏言古之所謂無黨
者本於皇極行之以正直之道今 殿下深懲朋黨
而欲去之甚盛德也然 殿下不求其本而惟以祿
利誘之威罰脅之使羣臣聯紳接笏周旋於細氈之
上於是乎恩怨一堂氷炭同器遂以爲皇極之治已
成矣羣臣又從而贊頌之然國綱日益頹弛而名器
日益汨亂而是非日益晦盲使朋黨果已盡去猶不
可救其危亡況舊黨分裂自如而又有新黨連合者

乎嗚呼 殿下十九年惻怛之誠徒使執政假虛名
欺蔽 聖聰入則迎合以固寵出則牢籠以禦人附
己者必顯用之不附己者必陰中之倖門一開凡嗜
利無恥之徒莫不匍匐而歸之糾結如蚯蚓怳惚如
魑魅外託其公內濟其私居然爲一大黨窟充滿廷
中而 殿下穆然高拱於羣私之上不知私黨成於
下用舍予奪亦不免偏聽曲信是 殿下建極之治
適足以成就私黨也然而 朝廷無一人爲 殿下
言之如是而 國家不亡者臣未之聞也 上頗鄉
納居數日召公問之公對曰今之私黨 國家之蠹

也 殿下縱爲用事者假其權柄獨不念 社稷之
重乎 上曰往者一講官爲予言之今卿疏又爲此
言誠可謂同聲相應也公對曰講官之言固直矣臣
請歷數以發其陰邪之狀 上揮手曰不可擧名亟
止之因免其官 下教曰從容解職是亦予禮使之
道也司諫院正言魚錫胤啓言尹某直言不諱宜收
還解任之命 上遂怒削錫胤職十月雷震寅明言
尹某妄言沮國是以召天譴公又上疏曰純陰之月
大雷震此所謂非常之災也然大臣不自引咎乃反
移災於言事之臣其爲災甚於天譴 上盛怒特罷

公職由是公卿皆側目　上亦不悅二十年拜江原道觀察使寅明請以鐵原府使權爀爲觀察使公遂免久之授禮曹參判初李彥世嫉忠靖金公在魯嘗詆以受李玗賕忠靖於公爲內兄玗告忠靖曰言出於尹某公以是被劾　上初命奪公官爵及玗下獄凡三問無錙銖實　上謂近臣曰尹某嘗攻調停故言者因而誣之耳乃還官爵拜開城府留守初金福澤被考殁其子教材訟其冤　上顧羣臣曰福澤予固枉殺而其子乃敢訟之烏可以伸其父冤乎公進曰福澤誠有罪則不可以其子之言白之也如無罪

則亦不可以其子之言不白之也 王者之政惟可以察其無罪而白之其子之言雖不善於其父也何有哉 上卽命復福澤官二十四年兼同知義禁府事會妖人李泰繫獄搜其家得錢貨簿公傳示問事郞閔百昌坐被削黜後二年洛豐君楙使燕中公爲其副明年還二十八年又拜觀察江原道後四年又授大司憲三十五年閏六月乙卯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二以其年八月乙巳葬于朔寧郡靈源山佳哉之原公爲人忠亮慷慨有風儀目光炯炯能視物於百步之外少好名論慕文正公宋先生始布衣時率

諸生上書 肅廟明尹拯倍師之罪 肅廟大寤立
下教遂正是非金文淸公鎭圭語人曰尹某以一布
衣能一言感悟人 主其賢於卿士大夫遠矣公仲
舅金文敬公楺文純公朴世采門人也嘗謂公曰吾
師道德宜從食於孔子爾唱諸生請於 朝豈不可
乎公對曰甥惟知有宋文正公而已矣文敬公遂不
復言尹氏之先出於尚書左僕射諱君正事王氏以
良臣聞 明萬曆中文靖公諱斗壽佐 昭敬王平
倭奴卒復 社稷與其子文翼公諱昉父子相繼爲
領議政文翼公有子曰新之海崇尉謚文穆文穆於

公爲高祖曾祖諱坵吏曹正郎　贈弘文館直提學
祖諱世休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參議父諱商明衿
川縣監　贈吏曹參判妣貞夫人清風金氏觀察使
澄之女也公配曰貞夫人韓山李氏左承旨禎翊之
女也生子三人女一人子長曰顯東次曰在東縣監
次曰憲東進士女適府尹金頤柱庶子二人女一人
子曰仁東曰瑞東女適姜寅煥顯東所後子海烈早
歿又生子一人幼女適宋文昂在東所後子曰崇烈
女適金斗弼憲東所後子曰陽烈女適進士洪樂眞
府尹子曰魯永縣監次曰魯成侍直次曰魯命女幼

公事伯姊如其母終身忠養不少懈與從父兄得華
居能致其悌臨患難無所畏避趙忠翼公賜死時疾
馳往哭或謂公曰趙氏之禍誠烈矣何弔之遽也公
謝曰趙公忠臣使得和一哭而死亦有榮矣士大夫
皆稱其義公疾革顧謂家人曰往者感激言事猶未
能盡其愚忠今疾病且將死矣更欲論當世之事而
不可得也聞者悲之景源以謂自諸黨調停以來惟
文純朴公之道大行於世而廷中不相殘殺垂五十
年然文正公宋先生正直之道壅閼不行人心大壞
而節義廉恥忠信篤厚之俗渝公憂憤日夜皇皇恐

不能匡正 王朝乃上書譏切執政雖未得感回
王心而直聲震於四方自古爭臣能如是者幾希矣
故公三爲觀察使再除留守慈惠足以鎭萬民威稜
足以竦百郡而大節有偉然者其治績皆可略也銘
曰
尹世名家祖維文靖文靖翼翼義問是秉公承厥德
允方且毅獨立敢言無所忌諱公初尊信維宋夫子
奮自珥筆以明國是嗟哉文純不扶儒先弟子倍師
尚以爲賢公辨陰陽並用斯斥 王嘉其誠而不咎
責咨彼執政自爲一黨逆順俱進氷火相盪公時端

笏長玆憲臣中夜泣涕封事以陳曰維皇極四方攸
則不衺而正不曲而直凡今之人胡假其名雖云無
黨伊道不平 王心怵惕臨朝以咨謇謇之忠百世
可垂靈源之陽有墓四尺博士作詩俾刻于石

吏曹判書兼藝文館大提學蘭谿朴公神道碑
銘 幷序

外服之國有樂器自 本朝始 明興 太祖高皇
帝與 成祖文皇帝皆 賜樂器然鐘磬不中於律
而祭樂八音未備 莊憲王七年秬黍生於海州八
年磬石產於南陽 王乃命吏曹判書兼藝文館大

提學朴先生按　皇朝所　賜樂器爲律呂十年夏
雅樂告成　宗廟軒架編磬特磬共二百二十八枚
會　天子遣使者來聽先生所制雅樂歎曰雅樂能
得正聲毋乃東方有異人乎由是先生以律呂知名
天下然不有　莊憲之聖則先生雖通律呂烏能成
金石之樂哉故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此之謂也當
舜之時在位者徒見鳳皇皆來儀而鳥獸無不蹌蹌
遂以爲一夔之功然堂上戛其鳴球拊其琴瑟而堂
下陳以鼗鼓間以笙鏞本舜之心也今秬黍生於海
州而磬石產於南陽　莊憲王始　命先生正五音

和十二律以昭假於　宗廟社稷百神與舜之命夔典樂何以異哉　莊憲王嘗諭先生曰自古制樂爲最難上之人所欲成者下之人或不從之下之人所欲成者上之人或不聽之雖上下皆欲成之而天時有不利者今國家昇平無事予志先定卿其盡心無忽焉先生受　命凡三年雅樂大備豈不休哉先生諱堧字坦父姓朴氏密陽人也高麗時有諱文彬爲寶文閣學士　康獻開國以成均館大司成徵不起諡曰文節於先生爲高祖考曾祖諱臣悅舉生員贈議政府左贊成祖諱時庸集賢殿校理　贈議政

府左贊成父諱天錫三司左尹　贈吏曹判書母曰
慶州金氏通禮門副使珸之女也先生自爲童子時
德器凝重事父母能盡其孝爲文辭蔚然成章慨然
有志於典禮博究載籍尤精於鐘律每坐臥畫於心
胸爲擊拊之形發於口脣爲律呂之聲犂然有自得
之妙永樂三年中生員遂擢同進士第一　恭定王
召見嘉賞選入爲集賢殿校理由司諫院正言司憲
府持平　世子侍講院文學出入　帷幄每侍讀必
先宿齋反復開陳　莊憲王褒其學術禮貌甚隆乃
特拜中樞院使委以樂事於是先生取秬黍積其分

寸爲黃鍾一管吹之其聲差高於 中國黃鍾之音乃復取秬黍一粒積分成管盖其法以黍一粒爲分十粒爲寸九寸爲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協于十有二律 王以先生精通音律乃置儀禮詳定所 命議政府領議政黃公諱喜右議政孟公思誠左贊成許公稠摠制鄭招申商權軫爲提調議定樂律先生預焉方是時 朝廷淸明四方乂安論樂者不可勝數先生言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陰聲也盖斗柄運於十二辰而

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同以象之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陰六同陰也右轉以合陽故大司樂祀天神則奏黃鐘歌大呂以合之祭地祇則奏太蔟歌應鐘以合之祀四望則奏姑洗歌南呂以合之祭山川則奏蕤賓歌函鐘以合之享先妣則奏夷則歌小呂以合之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鐘以合之陽律奏於堂下陰呂歌於堂上陰陽互合迭相唱和然後中聲備而和氣應矣漢樂律皆用合聲至唐制度尤詳悉唯祭社稷下奏太蔟上歌黃鐘故趙慎請改黃鐘爲應鐘用合聲也盖太

蔟陽也位於寅應鍾陰也位於亥寅亥之所以爲合者斗柄建亥之月日月會於寅斗柄建寅之月日月會於亥左右旋轉交相爲配不得相離是聖人取合陰陽而堂上堂下之樂必用合聲所以調陰陽而和神人者也唐制歌奏俱陽聲非聖人分樂之意也今宗廟樂於堂下旣奏無射而堂上亦奏無射徒知無射爲祭祖之樂而不知夾鍾之爲陽聲此 宗廟之樂未盡善也社稷之樂於堂下旣奏太蔟而堂上亦奏太蔟此社稷之樂未盡善也釋奠之樂今 中國大成樂譜下奏姑洗上歌南呂而盥洗用姑洗升殿

用南呂薦俎用姑洗初獻用南呂至終獻用姑洗徹籩豆用南呂陰陽合聲迭相爲用惟姑洗本屬四望而太學釋奠之樂亦用南呂無盥洗升殿之樂已失之而徹籩豆用南呂節次不備上下失倫此釋奠之樂未盡善也山川壇祭祀之制奏蕤賓歌函鍾今自奠幣至徹籩豆堂上堂下皆用大呂大呂者黃鍾之合也故天神不與山川同位祭之今一壇幷奏祭樂此山川壇祀之樂亦未盡善也昔師曠鼓琴當春而叩商絃涼風隨至當夏而叩羽絃霜雪交下當秋而叩角絃温風徐回當冬而叩徵絃陽光熾烈今工人

曾無師曠則感應之理未可擬議也周官制度布在
方策按本修明實非難事乞咨禮部釐正幸甚 王
嘉納覆議施行寵遇益厚 命判兵刑二曹改吏曹
自寶文閣提學進藝文館大提學摠制申商嘗以爲
朴堧樂器多未備故領樂學孟思誠與有助焉 王
曰樂器必委之朴某然後聲音節奏可諧也逾月先
生作新磬二架以進曰 中國之磬蕤賔高於林鐘
夷則同於南呂應鐘下於無射當高者反下當下者
反高宜遵古黃鐘之法爲十二律因而損益以成之
王命取新磬二架協 中國所賜之磬大悅 下教

曰 中國之音果不協今新磬甚得其正制律較音出於古樂予甚喜焉惟夷則一枚不諧何也先生審視乃啓言限墨猶未盡磨也於是磨之聲乃諧雅樂旣成先生曰 太廟鍾磬已具矣吾何不歸乎遂退居不復從政其所居田園之中多蘭草故學者稱蘭谿先生及 惠莊王時忠正公朴彭年等六臣謀復恭懿王居未幾事發覺同日棄市先生子季愚從死而 惠莊王以先生 三朝元老 特命勿坐故先生得終天年天順二年戊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八十一葬永同縣高塘原後幾年 賜謚文獻先生

少孤好學問旁通百家教弟子先講小學於明倫敬身之道益致意焉丁內艱廬墓三年服旣除猶居廬者又三年祭祀以禮未嘗用浮屠之教扶植正路觝排異言有益於天下國家者誠多矣所著之書如家訓十有七則其德意可通神明不媿於古之名儒也其配曰貞敬夫人礪山宋氏判書贇之女也有子三人女四人子長曰孟愚縣監次曰仲愚知郡事季曰季愚與六臣俱死於節女長適牧使趙某次適司直權致敬次適監察房順孫次適崔某自箕子東來以後五紀正而八政修獨律呂不協古樂有頌鐘焉而

特磬或未之懸也有特磬焉而和笙或未之具也有和笙焉而雅琴或未之諧也至春秋戰爭之世樂愈壞方叔入河武入漢襄與陽也皆入海中州正聲盖已絕矣況海外荒服之國十二律孰能協乎惟先生出於　本朝修仁義而明道德鬱然爲學者之師輔翼　莊憲多所建明故佩玉冠冕之儀無不更新而於樂沉思獨悟得千載不傳之音爲之鐘磬簫管笙簧壎篪干戚羽籥以達其神明之德也古者有道有德者以爲樂祖祭于瞽宗若先生者豈非所謂樂祖邪今年二月先生後孫某造余之門請銘于先生之

碑余何敢辭其銘曰

天降秬黍以開雅樂苟無至人孰傳其學顯允先生起於侯服胸畫磬形大章是復口習笙聲咸池是續維時　莊憲律管以屬宵人嫉之毀言交積　莊憲不疑　寵命有奕乃予銓衡俾治天職乃授文柄以光　王國先生稽首愈自感激夙夜兢兢遂告厥績鐘簴既成倫理不錯笙瑟既和敎辟不作享于　清廟　烈祖來格祀于大社句龍歡逆外暨山川百神踊躍宮商始正是誰之力　天使審音爲之歎息史臣作銘永垂無極

嘉善大夫忠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公州牧使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故忠清道觀察使李公旣葬之三年孫奎應以從父兄奎亮之狀來謂景源曰吾祖自布衣時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友善而獨夫子知吾祖者爲最深吾祖之墓烏可無夫子之銘乎今夫子年已老矣不爲吾祖銘其墓則無以發揚德美於後世也景源曰吾何敢辭徃者小人因布衣李涎上言謀所以陷吾不測乃告于先王而逮繫之流于海中旣出獄小人甚恚遂爲飛語激上之怒諷臺諫趣論更問臺諫不從

於是立黜大司憲鄭光忠等十二人削其官爵流大司諫朴師訥等十三人廷中震恐公歎曰不見大臣不足以救某之死乃見大臣而語之曰文章國之精也今 朝廷如殺黃某則文章自此絶矣大臣感動乃從容爲 上言某有文章 先王由是心惜之已而特釋不五年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甚盛德也然廷中震恐之際微公一言則何以感動大臣而開寤 明主之心邪自古君子遭飛語無罪而死者誠多矣公以眇然下大夫急人之難不見幾微而拯諸陷穽之中豈不賢哉今公已卒而奎應爲公

求銘吾老矣朝夕將死雖欲辭不可得也公諱秀得字仲五韓山人文靖公穡十二世孫也曾祖諱德泗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參判祖諱泰淵平安道觀察使父諱萬稷江原道觀察使母金氏繕工監奉事益烋之女公少擧生員　英廟十二年補　齊陵參奉未幾免又補　徽陵參奉遷爲都事義禁府改內侍教官其後復入義禁府爲都事陞典牲署主簿由翊衛司司禦出監義興縣居四年陞林川守四年棄官而歸入戶曹爲佐郞與修定例除仁川府使以書未完仍前職又出爲公州判官辭不赴由敦寧府判官

出爲淸風府使纔數月陞淸州牧公爲吏善斷疑獄林川郡女子叔梅陰姦武人鄭晩周遂殺其夫鄭昌𡡾欲諱其迹改名仙丹公以爲叔梅弑夫法當斬乃窮治得其情狀請寘法觀察使驚曰非郡守精敏刻深則決獄何能如是哉乃悉以五十四州疑獄歸之公以是名聞 王朝瑞山郡民安萬均爲人所殺而賊不得公以爲欲求其賊不必遠觀如失牛朝霧之中聞其聲不見其形今推官不知賊情求之於朝霧之外則不惟不得蹤跡又將失之其後獄成觀察使服公之明沃川郡女子李絪姦鄭元得與殺其夫金

仁建公以爲李紃淫婦改適仁建而又與元得陰姦同殺仁建然元得旣死獄中則李紃直脅從耳何足與首惡同誅乎觀察使亦以爲然湖西人相與言曰李公決獄之術雖古之良二千石不能過也自淸州入爲主簿宗簿寺宣惠廳差公爲郎管嶺南遂擧乙科陞通政叅知兵曹入承政院爲同副承旨李文簡公秉國政欲擧公爲慶尚道觀察使有不悅者力沮之曰李某及第屬耳不可遽爲觀察使文簡乃止公又以兵曹叅議爲左副承旨由掌隷院判決事遷司諫院大司諫已而出爲慶州尹嶺南大饑公旣至出

其廩米四千石以救其民 英廟賜馬以奬之已而
入爲刑曹參議居久之由右承旨拜忠淸道觀察使
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公州牧使會 朝廷仍
舊觀察公遂除禮曹參議 上問大臣曰誰可爲東
萊府使者大臣擧公 上甚喜大臣曰李某年老柰
何 上曰坐鎭邊門雖老何傷遂授之公辭不赴已
而又拜右承旨 英廟嘗幸 懿昭世孫墓顧謂左
右曰李某爲郞官時予已知其爲人矣今李某出入
帷幄益知其明敏謹愼也趙載浩以言坐死春川人
逮繫甚衆公爲府使召見 下敎曰比者春人不寧

居予甚憂之爾趣行而懷來焉公承　命卽日之官輯綏士衆居數月府中帖然秩滿入爲戶曹參議以年七十上疏辭其後除工曹參議以病免退居公州者九年凡有　除命皆固辭　英廟下教加嘉善進同知義禁府事由刑曹參判遷司憲府大司憲公爲人淸毅簡重好人倫篤於朋友臨患難無所背負竭心慮以致其義恐不能紓人之禍也初文簡公爲相時怨家以事欲陷之乃使老嫗言於市曰李相公殺我之壻奪我之女因叩胸涕泣不已明日持平趙宗溥劾文簡公　上命刑曹案其事公愕曰李相公寧

有罪邪或謂公曰衆人皆毁李相公而足下扶之甚力恐有禍也公正色曰吾友善李相公心知其寃而不能訟又與衆人擠陷之吾不忍爲也吏曹判書趙公榮國聞其言喟然歎曰李公誠君子也公在田里以乙未四月七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九其年六月九日葬于公州日新之原公少明達能綜物慨然有志於當世而晩節始中一第文簡公知其可用然輒爲忌者所抑内不得寘於廟堂外不得試於藩輔嗚呼惜哉配貞夫人東萊鄭氏監役錫老之女也公無子以其兄敦寧府都正諱秀輔次子思弘爲之後思

弘早卒又無子以其兄思重次子爲之後卽奎應也

銘曰

李封韓城自文靖始文靖有孫維觀察使　端廟遜位退居不仕公承遺烈潔行是砥其友爲誰曰文簡公山攀水游樽俎與同　英廟垂拱文簡登崇公擧乙科遂侍　王宮其言則簡何志之約侃侃不諛而色無怍時運之頹羣妖並作文簡罹讒屛于丘壑公閔其寃不畏芒刃扶之右之惟義之峻公年旣老豈求榮進野服以歸乃絶朝覲花覆賔階竹圍于扃家人肅肅如在公庭知命靡悔綏此康寧詒于百世墓

門有銘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徐公神道碑銘 幷序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徐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廣州靈長之原至今年冬公之孫有隣等乃請銘以刻于碑當 英廟極盛之時公與故副提學尹公心衡判書鄭公亨復右參贊俞公㝡基大司憲洪公鳳祚甚相善往復言議見 王朝有關政

未嘗不極諫其言或用或不用然亂賊懼人紀立以
致五十年昇平者公等與有力焉公諱命玗字行玉
大丘人也五世祖忠肅公諱湝事 昭敬王號爲名
臣曾祖諱弘履官安岳郡守以大耋陞同知中樞府
事祖諱文濬 贈吏曹參議父諱宗積漢城府庶尹
贈吏曹判書母 贈貞夫人全州李氏通德郎袗之
女 世宗別子義昌君玒之後也公幼聰明及長文
藝早成有塲屋聲名以親命治明經中癸卯式年丙
科入承文院權知副正字甲辰丁庶尹公憂 英廟
三年兼春秋郎與修 景廟實録時賊臣一鏡餘黨

復用事出公爲栗峰道察訪辭不赴乆之薦爲承政院注書選擬侍講院說書陞兵曹佐郎移司諫院正言上疏請亟治逆宗垓圻之罪 上從之又論吳命新不合爲慶尚道觀察使請改差 上不從特罷公職未幾復授正言公嘗論比安縣監朴舒漢以逆賊李有翼切姻不可冒居請刋汰至是其從姪文秀授章反詈公論文秀縱恣無嚴之狀 上不從差禁衛郎出監泰川縣撫民養士皆得其宜邑人立碑于釁舍及大達以頌之居三年入爲司諫院獻納先是忠文公成三問等六臣之墓歲乆陵夷公請令有司封

築以獎忠貞人皆懿之入侍賓對見重臣宋寅明趙
顯命以詔調之言陳於 上前公面斥之遂進請譴
責 殿中肅然兩人退而語曰今日知有臺閣時
上因事激怒斥補銓官臺閣啓請反汗 上命趣其
行公上疏言臺啓不輟而自 上强其行遣此 國
朝三百年所未有也喉舌之臣不知覆逆可乎請罷
承宣仍請收還 下教切責公引避不許又啓言掖
庭賤隷擅乘 内廐馬其漸不可長也 上嘉納移
掌樂院僉正旋還獻納持平金錫一劾李公箕鎭鄭
公益河以遏進路公論錫一黨私排正 上不納遂

罷去叙拜奉常寺正復爲獻納是時 朝廷議去朋
黨搢紳大夫言議始歧爲緩緩峻二論都承旨趙明翼
附於緩以求進取有時宰秉銓爲力主調停則明翼
入侍 前席盛稱政注公平可以委任時當 太廟
附禮右承旨李鳳翼將進階明翼諷使遞去遂代鳳
翼而陞嘉善由是公議益譁然公上疏論劾之 廷中
竦動明翼上疏自辨語多反詈公又上疏斥之大臣
請兩罷 上從之已而拜司僕寺正移獻納時李麟
至投疏誣辱文正公宋先生時烈文正公宋先生浚
吉臺閣啓請麟至遠竄掌令朴璇擅停其論公請璇

刊削麟至遠配絶島初　上下教復忠愍公李健命忠翼公趙泰采謚逆臣沈鏵與其黨交章沮之尹公汲在諫院啓論鏵之罪大司諫李壽沆遽褰之公上疏曰此輩之操切我　殿下久矣然　殿下有以自取也往者　殿下諭曰豈可顧藉兩臣此輩由是窺殿下之淺深而不少畏也諫臣論啓可謂如鷹鸇之逐鳥雀而壽沆不有公議肆然停論亦見其無忌憚也宜並斥黜鏵壽沆以正其罪　上不納尋拜侍講院輔德充冬至書狀官赴燕都還拜司諫院司諫嶺人金聖鐸傳襲逆臣李玄逸餘論投進凶疏營護亂

賊 上命鞫聖鐸已而 命酌處公上疏論其失刑
仍啓曰乃者趙顯命伸救逆鐸 鞫獄方張之日此
豈身兼勳戚小心畏忌之義乎[illegible]鐸所謂己巳之事
付之先天爲 先王盡處變之道云者匪直爲 殿
下之罪人實是 先王之罪人其罪有浮於玄逸而
顯命以玄逸之失刑爲救鐸之資斧其放肆無嚴甚
矣蓋玄逸之逆聖鐸直之聖鐸之凶顯命救之訟玄
逸者鞫之護聖鐸者削之此前後三司之臣所以力
爭而 殿下乃反寬容涵貸使亂逆肆行臣恐五十
年大防壞盡於顯命也 上不悅已而下 聖旨於

政院辭教多不忍聞公上疏曰 殿下於義理是非明示好惡夫正曲直如風雷之迅日月之光則何憂風波之不息而每當可否相爭之時輒下非常之辭教鉗制進言者之口乃以罔極之言歸之 聖躬以不韙之目加之臣隣此眞失言之大者毋或近於一言喪邦乎 上不報時校理趙榮國疏斥公以救顯命公引避曰諫疏無批自臣身始若使史臣書之其累 殿下何如也仍論榮國罪蔑名義護私黨之罪逐坐罷叙拜侍講院弼善出爲波州牧使未幾内移司諫由富平府使擢義州府尹公廉簡自守邊門肅

淸居未久坐事罷叙爲兵曹參知入承政院爲同副
承旨轉左副承旨遷司諫院大司諫出尹廣州州多
勢家士族公以法裁之不少饒勢家多怨公持平朴
聖源誣公以事 命下獄覈之卒無實乃已出牧楊
州不赴尋改牧羅州歲大饑公先自僕隷爲減其食
悉捐俸廩以振饑民由是民無捐瘠流逋咸歸觀察
使以公治行聞 上嘉之進嘉善階召拜承政院都
承旨改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庚午春出爲黃
海道觀察使未赴而病大臣爲公請解其任 上可
之 下教曰徐某純實其病何如盖惜之也是年五

月十一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四公爲人仁厚坦直與
人言謙恭温粹不有畛域然其善善惡惡根於天性
立朝三十年當其賢邪進退逆順辨明正色廷諍不
以威福動其心也事親孝居喪能致其哀與兄弟友
愛篤至伯姊吳氏婦貧而無依爲營屋同里以居伯
氏沒有幼女取而育之及嫁資送甚備曰不如是何
以慰吾兄於九原耶厚於親戚故舊廩祿與共無所
慳惜賓至如歸戶外之屨常滿持身儉約平居如寒
士家屢匱而晏如也公疾既革手自書忠字授諸子
曰勉之夫人淸州韓氏通德郞允之女判書明勖之

曾孫温淑貞莊有女士風先公歿祔于公墓有三男
覺修忠州牧使孝修弘文館修撰出爲從祖叔父大
司憲命九後百修有文行早[illegible]側出女嫁尹瑞東具
善得覺修初娶牧使洪允輔女繼娶姜弼世女俱無
嗣取從父兄達修子有元爲子司諫院大司諫初娶
二女嫁李彥燦縣令李英敎繼娶四女嫁李惠膺李
惟仁金正默李錫祜側出男有春孝修娶縣令李彥
臣女有二男有隣原任吏曹判書有防吏曹參判百
修初娶左尹張泰紹女繼娶韓德玉女繼子有承初
娶一女嫁李應宗有元生二男夏輔殷輔一女嫁郡

守李溏有隣無嗣有防生二男俊輔任輔俊輔爲判
書後自 國家調停以來士大夫名論日壞前輩風
裁不可見也公能奮發感慨數上書諫 王朝而言
甚切直一時善類皆驩然相與此可以觀公之賢也
故余記之特詳焉銘曰
侃侃徐公世家達城遭遇 英廟效厥忠貞 英廟
知公畀以言責其責維何辨忠與逆手執白簡不激
不阿邪之司直匪公則那胡[illegible]州縣墨綬是組慭矣
羅民粒爾奏艱有煇金貂荷[illegible]大之龍曰歸周行白
髮種種維海有臬控扼西邊[illegible]王曰疇能僉擧公賢

淑旂綏章行將有期豈知一夕神不憖遺朝無諍臣孰補　衮職我銘非夸過者必式

江漢集卷之十四